

尼那歌

譯竹瘦陳·著果雨



行刊社版出益華

82
Lx

三之叢劇譯翻益羣

尼那歐

譯竹瘦陳·著果雨

社版出益羣

歐那尼目錄

法國浪漫運動與雨果(代序)……………(五)

正文

第一幕……………(三一)

第二幕……………(五九)

第三幕……………(七九)

第四幕……………(一一七)

第五幕……………(一四九)

譯後記……………(一七五)

羣益翻譯叢之三

歐那尼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刊 行 期 三 十 六 年 三 月	刊 行 者 羣 益 出 版 社	譯 著 者 陳 雨 瘦 竹 果 譯 著
---	---	--	--

(1—1500) 羣 (1033)

法國浪漫運動與雨果（代序）

I 法國浪漫運動

俗語有云：「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其實，英雄時勢兩者，互為因果，斷然分開來。在歷史上，多少偉大天才，無不由時代所養成。天才與庸人的分別，在於時代的感覺格外敏銳，深知時代的需要，於是適逢其會，登高一呼，遂創造出千古不朽的功業。我們盡知雨果（Victor Hugo）為浪漫派戲劇運動的先鋒，而其『歐那尼』（Hernani）的演出，推倒了古典派的殘餘勢力，奠定了浪漫派的堅固基礎；但是我們細讀十九世紀法國戲劇史後，反覺亦是時勢所造成，並非偶然。

當十九世紀初年，拿破倫在位時期，戲劇活動，概受中央政府直接統制，當時劇場數量甚少，而每次所演出的劇本，皆由勅令規定，不得造次。法蘭西國家劇場（Theatre Francais）中，專演古典派戲劇，例如郭乃意，莫里哀，拉辛，伏爾泰以及波馬顯之作，至於凡屬不合古典法則的戲劇，在朝廷壓力之下，幾無立足餘地。當時一般官方的批評家，無不傳授古典

派大祭司柏窪洛 (Nicolas Boileau-Despreaux) 的衣鉢，墨守戲劇成規，力主模仿古人。當時作家以模仿伏爾泰為最大能事；伏爾泰脫胎於拉辛，千篇一律，互相抄錄，終究不脫古典窠臼。其實，所謂戲劇上的各種規律法則，大半係由當時演出條件決定，並非內在特質的產物。法國古典派模仿希臘戲劇，不重精神而重方式，不啻捨本逐末，自然沒有好結果。反而絕滅天才，無法獨創。巴黎劇場巴黎觀眾，自與雅典劇場雅典觀眾大異其趣；所以古典派戲劇，雖有朝廷扶持，學者擁護，而終不能滿足當時法國人民的要求，因此失却藝術上的生命。

古典主義尊重理性，抑制感情；所以在當時法國戲劇中，舉凡足以刺戟觀眾強烈感情者，皆以詩句間接敘述，不用動作直接表現。其實，觀眾到劇場去，目的在看戲，並不是聽詩。當時法國觀眾不滿足的情形，我們從雨果在一八二七年發表的『克倫威爾』(Cromwell) 一劇序文中，可見一斑。雨果曾說：『本來是很緊張的一個場面，我們却只聽到敘述；本來是很美麗的一幅圖畫，我們亦只聽到描寫。幾位莊嚴人物，像希臘合唱隊一樣，介乎觀眾與戲劇之間，出來將那廟宇宮殿或公共場所中所發生的事情告訴我們，我們聽得入迷，禁不住要向他們喊道：「當真嗎？那末你們為什麼不領我們到那塊地方去呢？那一定很有趣味，值

得一看。」]

古典戲劇既然不能滿足巴黎觀衆，於是歌舞趣劇 (Vaudeville) 與奇情劇 (Melodrama) 便乘機而起。這兩種戲劇，雖爲文人學士所不齒，斥爲低級趣味，却能適應觀衆的要求。這兩種戲劇，大都以刺戟與發散觀衆的感情爲主；前者經過斯瓦里伯 (Engene Scribe) 的妙手之後，遂成『巧湊劇』；後者則有皮克綏累哥 (Pikerecount) 與雷麥西安 (I emercier) 爲其大師。兩者之中，以奇情劇對浪漫派戲劇的影響尤大。奇情劇中，情節奇離，緊張熱烈，善用戲劇上的各種詭計，例如喬裝、假死、偷聽、隱藏以及錯中錯及一報還報 (Quiproquo) 等，隨處感動觀衆。題材方面，並不採用古典傳說，大都描寫淑女落難得救，惡漢因罪受罰一類故事，其間每有一位滑稽角色，以爲穿插。這種戲劇，不重主題或性格，而專以緊張熱烈的場面刺戟觀衆的感官，所以佈景異常富麗堂皇，精緻巧妙，有如我國文明戲中的機關佈景。雷麥西安且更進一步，打破三一律中時間與地點的一致。他在一八〇九年曾模仿莎士比亞的喜劇，作『哥倫布』 (Christophe Colomb)，第一幕在哥倫布家門前，第二幕在依薩蓓拉女王宮中，而第三幕則在航海船艙之中。這個劇本初次演出時，新舊兩派當場就爭吵起來，浪漫派與古典派的交戰，於是開始。然而雷麥西安並不是浪漫派劇作家，他認爲戲

劇應該直接表現動作，劇中角色言語舉止應如常人，目的只想改良古典派的戲劇而已；至於打倒古典一劇，建立浪漫劇，時機尙未成熟，仍須稍待。

先是，在一七六七年至六九年間，德國戲劇家萊星（G. E. Lessing）於其『漢堡劇評』（Hamburgische Dramaturgie）中，抨擊法國古典戲劇，推崇莎士比亞，不遺餘力。萊星的劇評，對於德意志國民戲劇的建立雖有重大貢獻，然對法國戲劇界則無甚影響。一八〇八年，德國批評家許雷格爾（Schlegel）又對法國古典主義，痛下針砭；他有女弟子法國斯泰爾夫人（Anne Louise Germaine de Staël），傳其衣鉢，成爲法國浪漫運動的先驅。她在一八一三年發表的『德意志論』（De L'Allemagne）一書中，首先提出『浪漫的』（Romantic）一詞，以說明其新藝術的理論。當時法國批評界，每將不守古典法則的悲劇斥爲『奇情劇』而一筆抹殺，斯泰爾夫人對此，甚爲不平。她像許雷格爾一樣，認爲三一律適足妨害劇作家的獨創性。她認爲典雅浮誇的亞力山大詩體（Alexandrine），不足以表現劇場中應有的感情；那些形式不甚規則的悲劇，例如英國與德國的戲劇，反能給人更深刻更強烈的印象。她說：『法國悲劇中的某些情節，實與英國或德國戲劇同樣緊張熱烈；但是法國劇作家並不將那情節的全部力量表現出來，甚至加以矯飾，於是效果大減，或竟消失。』天地之間，美醜

雅俗，無不雜陳並列，而且相得益彰；但是法國古典派從來不信悲劇中插入喜劇場面足以增加戲劇上的效果。所以斯泰爾夫人下一結論，謂法國劇作家應該研究外國戲劇，不僅學習新技巧，而要吸收新觀念。

法國小說家斯當達 (Stendhal)，對於浪漫主義運動，貢獻亦多。他在倫敦，親見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出，深受感動。他大膽宣言，浪漫派作品，能予當代各國人以最大的快感，而古典派作品，僅能予他們的老祖宗以最大的快感而已。他在一八二二年發表『拉辛與莎士比亞』 (Racine et Shakespeare)，認為拉辛已不能滿足觀眾自由要求，唯有莎士比亞才是永垂不朽的劇詩人。法國劇作家應該模仿莎士比亞。

那時，浪漫主義運動的呼聲，雖已甚囂塵上，莎士比亞的戲劇，雖在一八二一年已有居佐 (Guizot) 的譯本而傳誦士林，但是溫度還嫌太低，尙未到那奇花怒放的時候。所以一八二二年七月三十一號，英國某劇團在巴黎聖瑪丹門劇場 (Porte-Saint-martin) 上演『奧賽羅』時，終因觀眾大呼『打倒莎士比亞！他是惠靈吞將軍的副官！』而停止。

其後五年，一八二七年九月十一號，英國名演員濟恩 (Kean) 楊格 (Young) 凱伯爾 (Charles Kemble) 馬克里第 (Macready) 以及斯密森小姐 (Miss Smithson) 等，橫渡海

峽，在巴黎演『哈姆雷特』，繼而又演『羅密歐與朱麗葉』與『奧賽羅』，均得觀眾熱烈歡迎。『奧賽羅』中，德絲德蒙娜（Desdemona）被殺一場，批評家雖認爲過於粗野，但觀眾對於劇中所表現的強烈情慾，無不神往。且有一位看客，向凱伯爾說道：『奧賽羅！嘿，這才是熱情，這才是悲劇！我真愛這個戲！真熱烈，真緊張！』（“Othello! Voila, Voila la passion, la tragedie! Que j'aime cette piece! il ya fant de remue-merage!”）當時法國青年作家，雨果大仲馬以及柏列奧（Berlioz）茹笛爾（Gautier）等，對於莎士比亞的天才，無不極端崇拜。大仲馬且謂自上帝之後，始造最偉大者，當推莎翁。柏列奧竟與扮演德絲德蒙娜的斯密蓀小姐結婚，在實際人生中扮演一幕浪漫劇。

同年十二月，英國劇團離巴黎後不過幾週光景，雨果便發表『克倫威爾』序文。這篇文章，不啻新文學的獨立宣言，大仲馬稱爲『文學上的亞美利加』。這是浪漫主義運動的第一聲信號，不久即與古典主義正式交戰。其後不到一年半光景，大仲馬的『亨利三世』（Henri III）在法蘭西劇場初次上演；又一年，雨果的『歐那尼』，亦在該劇場演出。又一年半後，大仲馬的『安東尼』（Antony）與雨果的『瑪麗韻·妲羅姆』（Marion Delorme）相繼演出，於是浪漫主義終得最後勝利。

II 雨果的「怪誕說」

雨果（一八〇三—一八八五）作『克倫威爾』時，年二十五歲，但早已發表過兩部長篇小說和兩部詩集。他天生是一位劇作家，十四歲時便開始作劇，在『克威爾』之前，早已寫過四個劇本，其中『亞彌·羅伯薩特』（Amy Robsart）一劇，十九歲時作，且曾匿名上演。他的戲劇天才，即在詩歌與小說中，亦可見一斑。

歐洲浪漫運動，導源於十八世紀的英國，經過法國而傳至德國，蔚為大觀，浪漫傾向變成浪漫主義。繼而又由德國重返英國，小說家斯科特（Sir Walter Scott）詩人柯芝（Coletidge）為該派大師，其後再至法國，產生浪漫派的戲劇。所以一八二〇年之後，斯科特的歷史小說，傳誦法國士林。斯當達且謂斯科特的小說，就是夾雜長篇描寫文章的浪漫悲劇。當時法國二三流劇作家，紛紛將他的小說改編為劇作。雨果的『亞彌·羅伯薩特』，即由斯科特的『克密華斯』（Kenilworth）改編而成。雨果不僅崇拜莎士比亞，愛好斯科特，而

且對於英國，真是無限嚮往。他對於英國十七世紀共和國護國公的事跡，特別發生興趣，於是寫成五幕歷史詩劇『克倫威爾』。該劇原為當時名演員泰爾瑪 (Talma) 而作，因他極端贊成雨果的新主張。但泰爾瑪不幸先死，那個劇本便始終沒有演出。劇前有一長序，洋洋洒洒，氣勢磅礴，他那浪漫派的理論，於此發揮盡致。

雨果的藝術論，以怪誕 (Grotesque) 二字為其骨幹。蓋古典派偏重形式，嚴守詩體義法 (Species of Poetry)，分門別類，不容混同。喜劇情節不應插入悲劇，次要故事不附屬正文。羅馬批評家霍瑞斯 (Horace) 在『詩之藝術』 (Ars Poetica) 中，曾告誡其友：『毋以悲劇詩體，描寫喜劇題材。……文學品類迥殊，一切貴乎得體。』得體 (decorum) 一字，為古典派的金科玉律。古典派以形式規定內容，於是竟將活潑生動的藝術創造，禁錮起來。殊不知藝術的形式，係藝術的內容的一種寄托，形式隨着內容，千變萬化，不可限量。所以雨果的第一砲。便要打倒古典派所最講究的形式。古典派為求藝術形式的單純統一起見，主張藝術品中只應表現天地間的優美性 (Grace) 或雄偉性 (Sublime)，至於醜惡怪誕，均在屏棄之列。雨果則矯枉過正，特別注重怪誕二字。他認為天地之間，無一不可入藝術。蓋天地之間，無奇不有，所謂善惡美醜，是非黑白，每不雜陳並列，互相襯托。他說：『近

代詩人，須知天地之間，並非全美，美之外有醜，秀麗之外有粗拙，怪誕爲雄偉之反面，有善必有惡，有暗始有明。」若就人類本身而論，亦有肉體與靈魂，獸性睿智之別。雨果認爲這是古人聞所未聞的一種新學說，藝術上的一種新要素，而古典文學與浪漫文學的分別，亦在於此。他提出怪誕二字之後，於是古典派所謂藝術上的品類體制，形式上的單純統一，就被一齊推翻。悲喜混雜，美醜並列，從此在創作上，不再是一種罪名，反而是一種值得讚美的天才。

雨果主張怪誕，並非排除秀美或雄偉，主要是襯托對照，使秀美性或雄偉性更形顯著。美是絕對的，完整的，和諧的，所以只有一種形相；而醜則反是，所以變化無窮，不時捉摸，有時令人生怖，有時令人可笑。「簡而言之，怪誕爲雄偉之對照，又爲大自然所能賦予藝術之最豐富之泉源。」雨果又說：「古人鄭重其事，務使一切事物通體皆美，實則難免單調無味；蓋同一印象，重複不已，終至令人厭倦，雄偉之上再加雄偉，不足產生對照，吾人審美之時，亦須稍事休息。反而言之，怪誕不啻爲旅途中之涼亭，景象一新，而便吾人對於美之感覺，加倍新鮮敏銳。」

怪誕要素，在古典作品中，並非絕無僅有，例如復仇神（Eumenedes）之類，實即怪誕

的化身，不過大都拘謹畏縮，不敢露出真面目。雨果最崇拜四人作家，意大利的亞利渥斯托（Ariosto）。西班牙的塞萬提斯（Cervantes），法國的拉貝雷（Rabelais），英國的莎士比亞，因為在他們的作品中，怪誕要素，表現最有力量。雨果對於莎士比亞，推崇尤力，他像但丁崇拜荷馬一樣，稱爲『詩人中王』（Poeta Sovrano），因爲莎士比亞將雄偉性與怪誕性冶於一爐，而臻至善至美之境。『莎士比亞即爲戲劇。戲劇同時創造怪誕與雄偉，可怖與可笑，悲劇與喜劇，無所偏頗。總而言之，戲劇乃第三期詩與當代文學之特色也。』

雨果將詩的發展，分爲三期：初民時代，產生頌詩；古代產生史詩；近代產生戲劇。『頌詩吟詠永恒，史詩予歷史以莊嚴之相，戲劇描摹人生。初期詩之特色爲巧智，第二期爲簡潔，第三期之特色爲真理。……頌詩中之人物爲偉人，如亞當，該隱，諾亞之類；史詩中之人物爲巨人，如亞奇里斯，亞特羅斯，俄雷斯特斯之類；戲劇中之人物爲凡人，如哈姆雷特，馬克白斯，奧賽羅之類。』這三個時期的詩，各有其偉大的泉源，一爲聖經，二爲荷馬，三爲莎士比亞。雨果竟將莎士比亞與聖經並列，何等大膽，何等具有卓見！

這三種詩，雖然各有特色，係一脈相承，彼此混同。三者之中，以戲劇最完備。雨果曾作一巧喻，他說：『初期抒情詩歌，譬如平靜湖水，反映天上雲彩星斗；史詩譬如江河，出

自湖中，向前奔流，反映兩岸山林，田野城市，匯於戲劇之海。戲劇既如瀾水，反映天空；又如江河，反映兩岸景物；惟波濤洶湧，深不可測者，僅戲劇而已。』而在戲劇中，抒情詩的元素，最爲重要。

戲劇最真實，最能表現人生。但是人生非止一相，高潔的靈魂與粗俗的獸性，常同時並存。所以戲劇中必然亦有兩種要素，可怖與可笑，雄偉與怪誕，悲與喜，兩者缺一不可。

雨果對於所謂三一律中時間與地點的統一，抨擊不遺餘力。雨果認爲故事所發生的地點，和故事的內容，關係至爲密切，不可分割，所以他稱地點爲戲劇中的無聲腳色（*Silent Character*）。『蓋使觀衆心中得一事實之真切印象，非徒劇中說話或表情之腳色所能爲功。任何慘事所發生之地點，實爲一大明證；倘無此種無聲腳色，則劇中所寫歷史上最偉大場面，必缺而不全。』劇情所發生的地點，既無法限制，則劇情所經過的時間，亦不應規定，否則就像削足就履一樣荒謬。至於動作的統一，則是天經地義，不容否認，因爲『無論人類之目力與心力，均不能於一定時期內，領會一個以上之情節。』但雨果認爲所謂情節的統一性（*Unity of plot*）與情節的簡單性（*Simplicity of plot*），並非一物。古典派所謂情節的統一，涵義異常狹窄，係指一個主要故事之外，不得附帶次要故事，所以莎士比亞的作品，常

被拘泥古板的批評家所詬病。雨果認爲次要情節，附屬於主要情節之下，同時向着中心進行，便是情節的統一。

古典派口口聲聲，模仿希臘，服從規則。霍瑞斯會勸其友，如欲出人頭地，必須「模仿希臘範本，日夜不息。」古典派認爲希臘戲劇模仿自然，盡善盡美，所以模仿希臘，便是模仿自然。雨果便問道，難道光的反射便等於光的本身嗎？這一句，便足以指出古典派的謬誤。雨果主張歸於自然，崇拜天才。蓋藝術本是天才的事，與庸人無多大緣份。天才可以獨創，庸人只能模仿。「藝術未曾爲庸人定下規則。就藝術而論，庸人實無存在餘地。藝術添人雙翼，並不供人拐杖。」

然而藝術創造，一如人類其他活動，不容混亂，自有其條理。所以雨果說：「天下無所謂規則，無所謂範圍；或換言之，捨翱翔於全體藝術上空之一般自然律，以及受各種題材之限制而產生之特殊規則而外，實無所謂規則。一般自然律屬於本質，永恒不變；而特殊規則徒屬外形，適用一時，隨在可變。自然律爲屋架；而特殊規則乃爲建築屋架所用之鷹架，臨時搭成，用畢拆去。要而言之，自然律爲戲劇之肌肉骨骼，而特殊規則僅爲服飾而已。」

浪漫派既不贊成模仿，自亦不贊成寫實。藝術求真 (Truth)，而不求實 (Reality)。

藝術與自然，本非一體，故藝術中的真實，與自然中的真實，亦不相同。雨果說：「藝術中之真相，決非絕對實情。藝術決不能產生事物之本身。……故吾人必須承認，藝術之領域與自然之領域，迥不相同。自然與藝術，並非一物，否則，彼此不能並存，有自然即不必有藝術，有藝術即不必有自然。」

自中古時代批評家陶那托斯 (Aelius Donatus) 徵引羅馬詩人西塞羅 (Cicero) 語，謂喜劇是『人生之模仿，風俗之明鏡，真相之反映』(Imitatio Ciae, Speculum Consuetudinis, Imago Certatis) 以來，戲劇爲明鏡之說，甚爲盛行，雨果既不主張寫實，便給這種說法加上新的解釋。『但倘所謂明鏡，係指普通平光鏡而言，則僅能照出物象之呆板形象，毫無凹凸之狀，雖維妙維肖而無色澤，蓋盡人皆知，普通平光鏡中，不能照出光與色也。故戲劇必爲一聚光鏡，能使有色光線，集中而加強，並能化輝爲光，化光爲焰。』所以浪漫派的作品，更集中，更熱烈，亦更誇張。

浪漫派最重要特性，表現時代空氣與地方色彩，力求顯豁。『地方色彩，不應僅在戲劇之表面，而須深入其本質及中心；且瀰漫於戲劇之各隅，如樹液之自樹根上升，直達樹巔之枝葉然。戲劇中應儘量表現此種時代色彩，使之瀰漫空中，俾觀眾插足劇場，一望而知，且隨

劇情進展，而有置身於異時異域之感焉。」

綜觀雨果在『克倫威爾』序中所言，不外主張怪誕，打倒形式規則，崇奉天才獨創，偏重時代地方特性。我們且看他如何在作品中，實現他的理論。

III 雨果的『歐那尼』

雨果發表『克倫威爾』長序之後，贊成者少，反對者多。雨果自然必須以作品來實踐他的理論。一八二九年春，距『克倫威爾』發表後十八月，他受法蘭西喜劇院(Comedie Francaise)之請，著作劇本。當時他有兩個題材，後來決定先寫『瑪麗韻·妲羅姆』。雨果天生奇才，行文迅速，倚馬千言；該劇自六月一日執筆，至六月二十四日脫稿，共第四幕，且竟一日之力而成。法蘭西喜劇院決定採用該劇，但審查未通過。雨果便又寫第二個題材，窮三週之力，作成五幕詩劇『歐那尼』。當然，這個題材在他心中醞釀已久，着手之前，早已成竹在胸，一坐下來，只消揮筆而已。

「歐那尼」於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五號晚上，在法蘭西劇場初次演出，幾爲法國戲劇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大盛舉。古典派與浪漫派，第一次正式交鋒。先於排演之時，古典派會僱人混進劇場，藏身竊聽，記下一鱗一爪，即在報上橫肆攻擊。劇場方面明知演出時將有一場惡戰，擬仿舊例，僱用捧場客，以壯聲勢。但雨果反對此舉，謂自有青年作家藝術家等出而擁護。巴黎文學家藝術家果然有不少人醉心浪漫主義，雨果便以小紅紙條，上書Hiero一字（此係西班牙文，意爲鐵），分贈友好，以爲入場憑證。其中以詩人茹笛爾最爲熱烈，長髮披肩，穿着紅背心綠褲子，故意和古典派文人的高絲帽燕尾服現出不同。

浪漫派青年，於午后二時即入劇場，分佈四隅。古典派文人一進劇場，看見我們的奇裝異服，心上已是老大的不痛快。幕啓，現出素兒小姐（Dona Sol）的繡房，時正深夜，桌上有燈。老保姆饒瑟梵（Dona Josefa）獨在房中，忽聞暗門上有剝啄之聲。她靜聽，又有敲門聲。她便自語道：「這來早，他就來了嗎？一點不錯，那聲音準是從暗梯那裏來的。」開幕第一句話，就引得全場大譁，古典派認爲簡直不入耳，連發嗤嗤之聲。但浪漫派亦不相讓，掌聲如雷。饒瑟梵開門迎接，進來的不是歐那尼（Hernani），卡洛王（Don Carlos）。卡洛王問明這就爲素兒常與情郎相會之地，於是一手出錢包，一手執利刃，逼着老保姆將他藏匿。

老保姆無奈，接錢包，藏卡洛王於壁廚之中，簡直不合情理。而且國王出言粗俗，一如平民，深犯古典派所謂得體與明辨（*Bon Sens*）之忌，於是嗤笑聲大作，上震屋瓦。雙方的爭論，隨劇情而進展，及至演畢，全場始有一致之喝采聲，且高呼作者之姓名，勝負乃決。但第二晚演出時，爭論迄未稍停。該劇連演四十五次，後因女演員離巴而中止。關於「歐那尼」的爭論，不僅限於首都，法國各鄉鎮，無不「歐那尼熱」，據傳在都波（*Toulouse*）地方，因爭論而引起決鬥，某青年竟至殞命云。

「歐那尼」一劇，富豐堂皇，燦爛奪目，真不愧為劇場至寶。我們如果採用梅特林早期的戲劇理論，而將描寫內在心靈世界的劇本，稱為「靜的戲劇」，那末「歐那尼」一劇，却是極端相反，不妨稱為「動的戲劇」。當然，梅特林和柴霍甫等的劇本，其中並非沒有動作，不過是從靜態中去觀察動態，引導觀衆去經驗一種神秘的內在的生活；而「歐那尼」却以一個「動」字爲中心，讓觀衆目擊人生的一陣暴風雨。雨果觀察人生，全從大起大落處着眼，竭力避免平凡瑣碎，將那日常人生中的動態，加上濃妝，變成迅雷閃電，驚風駭浪，令人目擊這種情景，無不驚心動魄。

浪漫派的最大特色，在於隨處應用對照。雨果雖主「怪誕」說，但並不像後來自然主義

派一樣，專以表現怪誕醜惡爲其目的，而祇將怪誕當作一種手段，用以烘托『壯美』或『秀美』，而產生一種強烈的對照。所以『歐那尼』的結構，全以『對照』爲其基礎。近代英國劇評家哈米爾頓(Clayton Hamilton)在其『戲劇論』(The Theory of the Theatre, Holt, 1919)中，主張以『對照』(Contrast)爲戲劇基礎，真是一針見血，參透戲劇三昧。

▽全劇動作，以十六世紀西班牙公爵呂古梅(Don Ruy Gomez)，西班牙大盜歐那尼，西班牙國王卡洛王同愛公爵姪女素兒小姐爲主幹，而以呂古梅愛護榮譽，歐那尼爲父復仇與卡洛王當選爲日耳曼帝國皇帝爲旁枝。三位男人，互成對照。白髮老翁呂古梅，對美貌少年歐那尼，綠林大盜歐那尼，對當朝天子卡洛王。而三人的性格，本身又是對照。公爵呂古梅，向以榮譽持身，保護情敵歐那尼，違抗王命，而後來却全無人性，作最卑污的妬殺。大盜歐那尼，在血腥中長大，然而高貴純潔，有王者風。卡洛王身爲萬乘，先則卑鄙自私，專制暴虐，後即光明磊落，不無聖德。而且三人對於素兒小姐的關係，又是不同。大盜愛郡主，本身是個矛盾，却是真愛。白髮愛紅顏，本身亦是矛盾，出發點在於自私。國王愛美人，全無真情，威迫利誘，出發點在於好色。因有以上各種對照，所以在劇情進展中，前後亦成對照。在雨果的原作中，每一幕都有一標題。第一幕曰王；第二幕曰盜；第三幕曰叟；第四幕

曰幕，第五幕曰婚。我們單看王盜幕婚四字，就可看出兩種對照。

劇情既然如此複雜曲折，極盡烘托對照的能事，所以在情節的安排上，抑揚頓挫，前後開合，平地起波瀾，絕處忽逢生，無不出人意料，嘆為奇觀。我們現在試將每一幕中的戲劇效果，略加分析。

第一幕，公爵府中小姐閨房。深夜敲門，老保姆憐慈梵以為來者是小姐的情郎，却不道是個生客，奇極。戲劇開頭，總不免要有交代。浪漫派戲劇，雖不如寫實派戲劇一樣，除前情往事外，並將劇中人的家譜告訴觀眾，但是至少要說出一個頭緒。這種補筆，在『歐那尼』中，便和動作混合起來，首先引起觀眾無限興趣。生客打聽明白之後，便藏入壁櫥，素兒小姐和歐那尼陸續上場；這時觀眾真替這一對情人捏一把冷汗，惟恐生客隨時出現。情人的一番話，當然還是補筆：素兒將嫁公爵，歐那尼欲向卡洛王復父仇。生客終於從壁櫥中跳出，聲明要平分素兒小姐之愛，於是引起兩個男人的決鬥。正在此時，憐慈梵忽報公爵突然歸來，奇極。公爵到場，發現未婚妻房中竟有兩位陌生少年，怒極正欲決鬥，生客忽露出真面目，原來就是西班牙國王卡洛，於是台上台下，不啻又要喊出一聲：奇極！卡洛王以祖父之死作為藉口，正是下文他當選為日耳曼帝國皇帝的伏線。素兒小姐約歐那尼次日深夜，窗前

擊掌爲號，相偕逃逸，却被卡洛王所竊聽，於是生出第三幕來。

第二幕。公爵府前空場。夜間。卡洛王偕三大臣來劫素兒小姐，擊掌爲號，騙她出來。卡洛王用盡方法，素兒決不相從。這時觀衆心上一定異常焦急，只怪歐那尼爲何還不趕來。卡洛王無奈，將要動武，素兒奪國王之劍將自盡，而歐那尼到。觀衆以爲他這一到，卡洛王必無生望；蓋歐那尼之父不但死於卡洛王之父手中，而且卡洛王又是他的情敵。然而歐那尼却放他回去，等候下次機會，這又是一奇筆。素兒小姐促歐那尼偕逃，而他認爲時機已失，不願她隨他去冒險；兩人便在萬籟俱寂之時，訴說愛情。俄而警鐘聲起，燈火復明，國王追兵到，歐那尼棄素兒小姐，馳往營救他的部下。

第三幕，山中公爵別墅之中堂，壁懸公爵列代祖宗遺像。素兒小姐將於一小時內與公爵成婚。國王懸賞捉拿歐那尼，謠傳歐那尼已被殺。公爵府上忽來一香客，後來露出真面目，即歐那尼，奇極。他要公爵家人捉去求賞。公爵懷抱着貴族的榮譽觀念，決定保護上門來的客人，便去緊閉大門，嚴加防衛。歐那尼痛責素兒小姐不貞，她便從百寶箱中取出劍來，表示婚後即將自盡。歐那尼悔，兩人情深不可禁，互抱。公爵入，見狀大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旋聞國王喇叭聲，公爵又爲榮譽計，不願出賣情敵，便至壁上所懸自己肖像前，輕按

機括，像啓，露出一密室，公爵囑歐那尼藏入。國王來捉大盜，公爵故意列數祖宗遺像，告以列代忠貞。這時觀衆一定又大着急，以爲他將交出歐那尼，然而他始終沒有答應國王。國王索歐那尼不得，挾素兒小姐去，以爲人質。公爵又至自己肖像前，將按機括，險極；然而公爵始終保持榮譽。國王走後，歐那尼出，願以死相報答，但請求於死前能再見素兒小姐一面，因爲他藏在密室中，不知此事。這是戲劇反筆的妙用，觀衆一面笑他呆，一面又起無限同情。如果他出來時，呂古梅即告以此事，便不會有這種戲劇效果。他後來聽說素兒小姐已被國王劫去，便決定與公爵同去復仇。臨行時，他以所佩號角爲質，謂不問何時何地，如公爵認爲他的死日已到，只消吹角，他決以死相報，誓不食言。這是本劇慘局的一個關鍵，先在此處種下禍根。

第四幕，沙里曼大帝墓道中。西班牙貴族，謀反國王，在此舉行秘密會議。而卡洛王已先有準備，親來守候；同時他又在等待選舉日耳曼帝國皇帝的結果，如係三聲砲響，便是卡洛王當選。叛徒至，公爵與歐那尼亦在內，抽籤決定由歐那尼去刺國王。這時忽聞三聲砲響，卡洛王從墓門中出。伏兵齊起，執衆叛徒。素兒小姐亦至。卡洛王既爲皇帝，乃赦歐那尼，並將素兒小姐許配與他，這又是一奇事。這一幕中，極盡命運反覆之能事，效果最爲強

第五幕，亞拉岡府邸平台。歐那尼與素兒小姐新婚之夜，喜氣洋洋。衆賓客作假面跳舞，惟有一黑假面人，來往其間，狀極古怪。慧心人或許不難預先料到他就是呂古梅。賓客散去，新郎新娘兩人在平台上賞夜景。在這靜夜中，素兒小姐渴慕着音樂，一陣鳥鳴，一縷笛聲。這時，遠處忽聞號角起聲，於是戲情又發生陡轉。素兒不知此事，以爲上天感應，特地送來一陣音樂，喜不自勝，大禍臨頭，而尙瞞在鼓中，令人不勝惋惜憐憫。黑假面人上，果然就是呂古梅。一對情人哀求，無效。歐那尼不敢背誓，欲飲毒藥自盡。素兒搶下毒藥，先飲半瓶，將餘下半瓶交還歐那尼。一對情人相抱而死。呂古梅亦氣絕倒地。

上文業已說明，浪漫派戲劇深受奇情劇的影響。例如壁櫥藏人，偷聽秘密，喬扮香客，戴假面具，無一不是奇情劇中慣技。劇情方面，亦極盡悲歡離合陰謀巧計之能事。「歐那尼」之所以名爲浪漫劇而非奇情劇者，全在其抒情詩。第四幕中卡洛王的大段獨白，第五幕中一對情人的美妙情話，爲法國劇場中所僅聞，曾經傳誦一時，即古典派亦不得不首肯。

莎士比亞的影響，在「歐那尼」中亦極明顯。第五幕中的平台景，正和「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陽台景，遙相呼應。我們如果記得雨果曾經熱烈看過莎士比亞名劇演出那一回事，那末對於這種因緣，亦不難想像。

在結構上，『歐那尼』每一幕自成一單位，每一幕總有一頂點。莎士比亞戲劇以每一景爲單位，而古典派戲劇則以全劇爲一單位，只有一個頂點。古典派的戲劇和莎士比亞的戲劇，演出時可以不用佈景，而浪漫派的戲劇，却和奇情劇一樣，如無繁複佈景，簡直無法演出。

浪漫派戲劇最重時代空氣與地方色彩，『歐那尼』劇可爲明證。所以在時間和地點方面，全無拘束。我們知道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間，相距二十四小時，至於以後各幕，雨果始終沒有說明。全劇地點，包括三個區域，但是每一幕的佈景都不相同。第一幕是在薩拉哥薩 (Saragossa) 城內公爵府中；第二幕在公爵府門前空地上。第三幕在亞拉崗 (Aragon) 山中公爵堡壘內。第四幕在愛克斯·拉·沙貝爾 (Aix-La-Chapelle)。第五幕在薩拉哥薩城內亞拉崗府邸中。而每一幕中，地點却始終一致。

『歐那尼』雖名爲浪漫悲劇，實則，其悲劇性並不深刻。全劇以號角爲關鍵，歐那尼爲遵守誓言而自願犧牲，未免不近情理。凡悲劇，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必須基於高貴性格的缺陷，如哈姆雷特之懷疑，如馬克白之貪權，或如奧賽羅之妬忌，方能產生憐憫與恐怖之感；至於『歐那尼』不過爲一情節悲劇而已。所以在初次試演時，至第四幕畢，觀衆以爲劇

已結束，紛欲離座，後經人告以尚有第五幕，大家方又就座。「歐那尼」至第四幕止，實爲一部標準的奇情劇，第五幕誠屬蛇足，蓋除呂古梅處，其餘都已圓滿結束。觀衆並不盼望有此悲慘結局，故其悲劇性缺少必然基礎。

雨果因爲過於着重對照，在性格描寫上亦嫌矛盾過火。劇中人物，雖然具有鮮明性格，然都不免如漫畫中人，我們雖認識他們，然在世人中，却找不出像他們一樣的人。雨果雖會自詡寫實，然而並不寫實，例如歐那尼如何認識素兒小姐，如何結不解緣，劇中並無交代。

然而「歐那尼」的缺點，只在書齋中冷靜分析之後方才現露出來，在劇場中，却不被觀衆所覺察。馬修士教授(Blander Mathews)在其『歐洲戲劇名家選集』(Chief European Dramatists)附錄『論劇』(Notes on the Plays)中，談及「歐那尼」的缺點之後，曾說：「然在劇場之中，這部作品，仍能發揮其舊日魅力，吸引一般普通觀衆的注意，而將他們的興趣，維持下去，直到男女主角死後爲止。」戲劇的生命，並不單靠書齋，而決定於劇場。劇場一日存在，「歐那尼」亦將一日不朽。

卅四年一月作於江安

劇中人物

歐那尼 (Hernani)

卡洛王 (Don Carlos)

呂古梅 (Don Ruy Gomez de Silva)

素兒 (Dona Sol de Silva)

饒瑟梵 (Dona Josefina Duarte)

桑露 (Don Sarcho)

馬諦亞 (Don Matias)

李嘉圖 (Don Ricardo)

谷泰 (The Duke of Gotha)

霍亨堡 (The Baron of Hohenbourg)

李瑟堡 (The Duke of Lutzelbourg)

歐

那

尼

29

哈 羅 (Don Juan de Haro)

拉 拉 (Don Pedro Guzman de Lara)

奚 龍 (Don Gil Tellez Giron)

迦西亞 (Don Garcia Guarez)

佛朗西哥 (Don Francisco)

波希米亞國王 (The King of Bohemia)

巴伐里亞公爵 (The Duke of Bavaria)

叛徒甲、乙、丙、丁

山 民

貴 婦

衆叛徒

衆貴族

衆士兵

衆奴僕

第一幕

〔薩拉哥薩(1)。臥室。夜間。桌上有燈。〕

〔老保姆饒瑟梵上。她穿着依薩拍拉女王(2)時代裝束，全身黑衣，胸襟上鑲着黑寶石。她放下深紅色窗簾，擺好安樂椅。右邊有一扇祕密小門，忽起敲門聲。她側耳諦聽。〕

第二次敲門聲起。〕

饒瑟梵：這麼早他就來了嗎？(又有敲門聲)不錯，聽這聲音，一定是從暗梯那兒來的。(第

四次敲門聲起)，我得馬上就去開門才好。(她打開那扇祕密小門)

〔卡洛王上；大衣蒙首，帽邊遮眉。〕

饒：先生，你好。

〔她引他進來。他脫下大衣，現出一五一九年卡斯特爾(3)人所流行的絲絨服裝。她仔細打量着他，不覺大驚，倒退幾步。〕

饒：怎麼？您不是歐那尼老爺呵！啊啊，不好了！噢，救命哪！

卡洛王：(抓住她的手臂)老保姆，你要再說第二句話，我可要你的老命！(他注視着她，嚇得不敢作聲。)告訴我，這兒就是素兒小姐的房間嗎？她跟她的叔父呂古梅老公爵，新近才訂了婚？那位老公爵，德高望重——年紀大了，頭髮白了，却是非常妬忌。聽說那位美麗的素兒小姐，避着她叔父的妬忌的眼光，却愛上了一位英俊少年，而且每天晚上都在這兒私會，這話可是真的嗎？你說，我沒有打聽錯吧？(饒瑟瑟不作聲。他抓着她的手臂搖她)你不告訴我嗎？

饒：先生，是你剛才不准我再說第二句話的。

卡：一句話就够了。我只要你說，是，或者，不是。你說，你的主人是素兒小姐嗎？

饒：是。你問她幹什麼呢？

卡：不幹什麼。那位愛她的老公爵，這會兒不在家嗎？

饒：他不在家。

卡：那末，素兒小姐是在等她的年青情人咯？

饒：是。

卡：喂，真要我的命！

饒：是。

卡：喂，老保姆，他們總是在這兒相會的嗎？

饒：是。

卡：那末，你趕快把我藏在這間房裏，什麼地方都成。

饒：你？

卡：是的，我。

饒：那爲什麼？

卡：別管我爲什麼。

饒：我把你藏在這兒！

卡：是的；藏在這兒。

饒：那可不成。

卡：（從腰帶上抽出一個錢袋，一把短刀）老保姆，這是錢，這是刀，勞駕隨便挑一樣吧。

饒：（取錢袋）這麼說，你真是一個魔鬼嗎？

卡：一點不錯，老保姆。

饒：（打開很狹窄的壁櫃）躲——躲進去吧。

卡：（打量着那壁櫃）躲在這匣子裏嗎？

饒：（關上壁櫃的門）你如果不喜歡，那末就走好了。

卡：（重新打開壁櫃）真沒辦法！（再打量一下）這兒就是你這媒婆藏野男人的洞房嗎？（

他勉強蹲下身子攆進壁櫃）哎唷！哎唷！

饒：（合着雙手，面有愧色。）這兒藏着一個男人！

卡：（從那仍然開着的壁櫃裏）難道說，你們小姐等着的是一個女人嗎？

饒：天哪！我聽見素兒小姐的脚步聲音了！先生，關上吧！趕快！趕快！（她關緊壁櫃門）

卡：（從那已經關着壁櫃裏）記住，你如果走漏一點風聲，哼，就要你的老命！

饒：（獨白）這個人到底是誰呀？可是現在，不管我怎樣嚷着喊着，天哪，誰也不會聽見。

現在這公府裏，除了我跟小姐兩人，上上下下，都睡着了。呸，不要緊，另外一個就

快來了。他身上佩着劍；那是他的事情，我可不用耽心。但願老天爺救苦救難，保佑我們。（將錢袋放在手上稱一下）至少他不是一個強盜。

〔素兒小姐上，穿白衣。饒瑟梵忙將錢袋藏開。〕

素兒：饒瑟梵！

饒：小姐？

素：我真怕會出什麼亂子，照說這會兒歐那尼早該來了。（忽聞秘密小門外有腳步聲）你聽，他果真來了；去，快去！不要等他敲門，就去開了吧。

〔饒瑟梵打開小門。歐那尼上。他身披大衣，頭戴大帽，穿着亞拉崗（4）山民的灰色服裝；胸裏皮甲；腰掛刀劍號角。〕

素：（迎上前去）啊，歐那尼！

歐那尼：啊，素兒小姐！我可見着你的面了，聽到你的聲音了。可恨那殘酷的命運，爲什麼要把我們倆分開得這麼遠呢？我真想見着了你，好讓我忘掉心上的一切煩惱。

素：（用手摸他的大衣）啊，我的天哪，你的大衣全打溼了！外面雨一定下得很大！

歐：我不知道。

素：外面冷得很，你一定受涼了！

歐：我不覺得。

素：那末，請你把大衣脫了吧。

歐：小姐，親愛的，請你告訴我，當那黑夜來臨，帶給你快樂香甜的睡眠的時候，你半張着嘴，閉着眼睛，當那時候，是否有天使來指點給你，像你這樣一位純潔天真的小姐，在那個被全世界所遺棄的苦命人的心目中，真是多麼寶貴，多麼親熱呀？

素：先生，你今天來得晚了。可是，請你先告訴我，你覺得冷嗎？

歐：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就不覺得冷了。啊，當我的血管裏燃燒着一陣妬忌的愛情的火焰，我的心上捲起大風大浪的時候，縱然頭上滿天烏雲，轟雷閃電，我却是一點也不會覺得。素：好吧，你把大衣給我；還有你那一把劍，也給我放起來吧。

歐：（手按着劍）不。這把寶劍是我的第二個情人，又忠實又純潔。素兒小姐，那位老公爵，你的未婚夫，你的叔父，這會兒出去了嗎？

素：啊，是的；這一點鐘是屬於我們兩人的了。

歐：屬於我們的，祇有這個嗎？祇有這一點鐘嗎？而從此以後呢？其實，那又有什麼關係！

因爲我祇有兩條路可走，不是忘掉這段愛情，就是死！天使哪！我跟你本應當白首偕老，永世不離，而現在却只能跟你在一起不過一點鐘的時間。

素：歐那尼！

歐：聽說老公爵不在家，真算是莫大的幸福。我就像一個溜門兒的小偷一樣。我溜進來了，見着你，從那老公爵的手裏，偷走了一點鐘的時候，細看你那美麗的容貌，靜聽你那悅耳的聲音。那位老公爵分明偷走了我自己的一條性命，但是決不肯當面讓我這一點鐘；哼，雖然這樣，我也心滿意足，覺得很幸福了。

素：請你不要難過。（將大衣給老保姆）饒瑟梵！大衣溼得很，拿出去烘乾。

〔饒瑟梵下〕

〔素兒坐下，示意歐那尼到她身旁。〕

素：上這兒來吧。

歐：（置若罔聞）那末，現在公爵是不在家咯？

素：瞧你那神氣，多麼雄壯呀！

歐：他出去了嗎？

素：親愛的，讓我們別再想起公爵。

歐：小姐，那位莊嚴的老公爵，他愛你，馬上就要娶你了，讓我們別再想起他！怎麼？前天他才吻了你一次。現在別再想起他！

素：就是那一個吻，才叫你這樣傷心嗎？他吻的是我的額角，那是一個叔父對於姪女的吻，幾乎等於一個父親對於女兒的吻。

歐：不，不是這樣；那是一個情人的吻，丈夫的吻，妬忌的吻。不久你就是他的人，他的。你別再想起它！哼，那個老糊塗，老昏君，頭垂到胸口，快要歸天大吉了！却還要一位年青小姐，作他的太太；而他自己呢，真活像一個僵屍。他那個沒有心肝的人，難道不看見，當他的一隻手撫着新娘的時候，另外一隻手，就要在死神的掌握之中了！可是，他竟好大膽子，插到我們中間來，硬把我們兩顆心給分開了！老頭兒，我看你還是趕快去找掘坟墓的人來，預備後事吧。這段婚姻是誰出的主意？我想，你是被強迫訂婚的吧？

素：他們說，這是國王出的主意。

歐：國王！現在這位國王！我的父親，就是被他的父親判決，死在斷頭台上的；雖然這已經

有好多年了，可是我對於老王的影子，他的兒子，他的王后，以及一切跟他有關係的人，總是懷着不共戴天之讐，而且這種仇恨，永遠不會消除。老王死了，我們當然不能跟他算賬；不過，我從小孩時候起，早就賭咒要從他的兒子身上，報我父親的仇。我會經到處尋找現在這位卡洛王。我們兩族，本來是世仇。三十年來，兩族的父親，互相仇殺，決不憐憫，決不後悔。父親一輩死了，那也沒有關係；可是兩族的仇恨，却還活着。我們兩族之間，從來沒有得到和平；因為兩族的子孫，將要永遠鬥爭下去。好！這一段可惡的婚姻，原來是你出的主意！我正找着你呢，却想不到你倒先擋起我的路來了！

素：你說得怕死我了！

歐：我犯了滔天大罪，連我自己也覺得害怕；不過，你且聽我說吧。這位老頭兒，呂古梅，你的未婚夫，貴為公卿，富冠全城（5），雖然不是青春年少，嘿，小姐，他却能給你無數金銀珠寶，叫你穿戴在身，在一般貴婦人面前，現出你多麼光彩；他還會給你官爵，財產，榮譽，地位，叫那些宮廷中的王后妃子，或許要妬忌你呢。你瞧，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而我又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我告訴你，我真是貧無立錐之地。我所認識的，只是我小時候打着光脚在那裏亂跑亂跳的一座樹林。不消說，我本來也有資格佩上貴族的

勳章，祇可惜那勳章上沾着血跡，顏色看不清了。不消說，我也許有貴族的權利，只可惜那些權利，直到如今還隱藏在斷頭台的黑布底下；不過，如果有朝一日，我的計劃成功的話，那些權利，就會跟着我的寶劍從隱藏的地方跳出來的。至於現在呢，那姑忌的老天爺，什麼都沒有給我，只給我一些大家都有份兒的東西，那就是空氣，陽光，雨水。現在，請問你還是嫁給公爵呢，還是跟我？在我們兩人中間，你得挑選一個，嫁給他呢，還是跟我？

素：我跟你。

歐：你願意入我們的一夥嗎？我們都是一些蠻漢，罪犯，我們的姓名，劍子手早就知道了的。我們這一夥人，個個都是鐵石心腸，不怕硬，也不怕軟；個個都帶着血腥氣，都有私仇要去報復。你還願意入夥嗎？他們會稱呼你做我強盜隊上的女大王，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就是一個大強盜嗎？當國王下令全國通緝我的時候，我躲在很深的樹林裏，很陡的山頂上，藏在祇有那高飛的老鷹才看得見的岩石中間，在那時候，祇有那古老的卡泰龍尼亞地方，才像母親一樣的保護着我，我就在那地方的又自由又窮困又險峻的山林裏，長大起來；到如今，我只要吹一聲我的號角，就會有三千個勇士，應聲而至。你聽着發

抖嗎，那就應該仔細想一想。請你再想一想，你跟着我，和那些在夢裏看見的妖魔鬼怪似的夥伴一起，在樹林裏在山路上亂跑，那到底是什麼滋味！成天在就心害怕中過日子，疑神見鬼，聽見什麼聲音，瞧見什麼踪跡，就要嚇得魂飛魄散，到處亂跑；睡在地上，喝着河水，在深更半夜，你也許正在給那哭醒的小孩兒喂奶的時候，忽然聽到噓噓的槍子聲音。你要跟着我這個罪犯，到處流浪，而且當我跟着我父親走上斷頭台的時候，那末，你也跟着我！

素：我情願跟着你。

歐：老公爵，既有錢又有勢又有名望，而且世代清白，家譜上從來沒有沾上污點。他要求你嫁給他，他什麼都能給你，榮華富貴，快樂逍遙。

素：噢，明天，我們就遠走高飛吧！歐那尼，請你不要怪我大膽出這種主張。你是我的天使，還是我的魔鬼？我不知道。我只曉得一件事情，那就是說，我是你的奴隸。請你聽着：不管你上那兒去，我也去；你走，我也走，你停下來，我也停下來，不管怎樣，我是你的人了。我爲什麼要這樣一個勁兒的跟着你呢？啊，我可說不出來；祇是我要永遠的看見你。每次你離開我，你的脚步聲音越走越遠，到後來聽不見的時候，我就覺得我

的心跳忽然停止了；沒有了你，我自己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處，可是只要我一聽到我所愛的你那脚步聲音，就覺得我的靈魂又回來了，我重新能够呼吸，重新活了。

歐：（擁抱她）啊，我的天使！

素：明天，半夜裏，帶着你的弟兄們，到我的窗子底下，拍三次手。快去吧！我要壯起膽子，拿出勇氣來幹。

歐：你知道我是誰嗎？

素：我只知道你是我的主人。那就够了，別的還有什麼關係呢。我跟你。

歐：不，不成。像你這樣一位嬌小姐，既然決定了要跟我走，那末，你可知道，表面上我雖是卑鄙的歐那尼，其實，我叫什麼名字，我有什麼官爵，我的靈魂是怎麼樣，也許我的命運又是怎麼樣，我都應該全部告訴你。不錯，你自己情願一輩子跟強盜在一起，可見我還要問你，你到底真肯嫁給一個犯罪的人嗎？

卡洛王：（打開壁櫃）你這段歷史，多會兒才能講完呢？你以為躲在這壁櫃裏是怪舒服的嗎？

（歐那尼非常驚異，退後幾步。素兒小姐大叫，躲在歐那尼的懷抱裏，很驚恐的望着卡

洛王。)

歐：(手按劍柄) 這個人是誰？

素：啊，天哪，救命呀！

歐：我的素兒小姐，請你放心！不要怕，只管睜開眼睛。只要是在你的跟前，不管發生什

麼危險，除了我，用不着向別人求救。(向卡洛王) 你來幹什麼的？

卡：我嗎？哼，你用不着打聽，反正不是強盜。

歐：一個人做了冒失無禮的舉動，還要取笑別人，那他不會有好結果的。

卡：先生，我們彼此一樣。現在讓我們說老實話吧。你愛上了這位小姐，每天晚上都跑到這兒來，用你的眼睛釘着她的眼睛。而我呢，也愛這位小姐，我倒想知道知道，當我站在門口的時候，時常瞧見那個從窗戶裏跳進來的人，到底是誰。

歐：你瞧我嗎，我非把你從窗子裏扔出去不可。

卡：至於這個，我們等着瞧吧。現在我且把我的愛情，獻給這位小姐。我們二人平分她的愛情，好不好？我看，在她美麗的靈魂中間，藏着無限的甜情密意，風流恩愛，足夠二位熱烈的情人彼此半分。所以，今天晚上，爲了要打破這個悶葫蘆，想看一看你到底

誰，就闖進來了，藏在壁櫃裏，老實說了吧，你們談話，我也聽到了。可是，到底聽不清楚，而且悶得慌；再說，我的衣服也給揉皺了，因此，我就不得不跳出來。

歐：哼，我的寶劍插在劍鞘裏，也一樣的不舒服，也趕忙要跳出來了。

卡：（鞠躬）先生，隨你的意。

歐：（拔劍）準備！

〔卡洛王亦拔劍〕

素：啊，天哪！

卡：小姐，請放心。

歐：（向卡洛王）先生，請問大名。

卡：請問大名。

歐：我的姓名是一個大大的秘密，輕易不告訴人，等到有一天，我打倒了那個人，跪住他的

胸口，一刀戳進他的心口的時候，我才把我的姓名告訴他呢。

卡：那末，請問那個人又是誰呢？

歐：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小心！準備吧！

〔他們交劍。素兒小姐全身發抖，跌入椅中。忽聞敲門聲起。〕

素：（驚起）啊，天哪，有人敲門了！

〔兩位戰士住手〕

〔饒瑟梵慌慌張張由小門上〕

歐：（向饒瑟梵）誰這樣敲門？

饒：（向素兒）小姐，這真奇怪！一個想不到的打擊。公爵回家來了。

素：（合着雙手）公爵。那末一切都完了！

饒：（環視）啊！那個陌生人攆出來了！又是劍，又是打仗，這真是妙極了！

〔兩位戰士連忙插劍入鞘。卡洛王將大衣裹在身上，將帽子拉到額角上。外邊又起敲門聲〕

歐：那怎麼辦呢？

〔又有敲門聲〕

人聲：（在外）素兒小姐，給我開門。

〔饒瑟梵走到門口，被歐那尼止住。〕

歐：不要開！

饒：（取出佛珠）阿彌陀佛！救苦救難！

〔又起敲門聲〕

歐：（指着壁櫃）讓我們躲進去吧！

卡：什麼？躲到壁櫃裏去？

歐：是呀，躲進去吧。我敢打賭，那裏面一定容得下兩個人。

卡：多謝。不行；你這頑笑開得太好了。

歐：（指着秘密小門）那末，讓我們從這兒逃走吧。

卡：那末，再會了。至於我呢，却情願留在這兒的。

歐：一切怨仇憤怒，我們現在可以不必計較。（向素兒小姐）我用勁抵住門，你看怎麼樣？

卡：（向饒瑟梵）打開門。

歐：他說什麼？

卡：（向那莫知所措猶豫不決的饒瑟梵）聽到沒有，打開門！

〔又有敲門聲。饒瑟梵顫抖着打開門。〕

素：啊，真要我的命了！

〔老公爵呂古梅上，白髮白鬚；身穿黑衣。衆僕人持燭上。〕

呂古梅：在這深更半夜，我的姪女房裏，有兩個男人！大家都上來吧！這兒的事情倒值得偵察一下呢。（向素兒）哼，老天爺哪，我敢賭咒，小姐，現在一共有三個男人，只怕多了兩個吧，（向兩位青年）兩位年青的先生，你們是來幹什麼的？我們西班牙從前有兩位大英雄，也可以說是全世界的大英雄，一位是希德（6），一位是柏納德（7），他們走遍卡斯梯爾地方，到處都是保護女人，恭敬老人。他們穿上鋼鐵盔甲，倒比你們穿了絲絨衣服，還要輕飄。他們見了長着白鬚子的老人，總是非常尊重；如果他們戀愛的話，那末，他們的愛情，總是在教堂裏公開宣佈，成爲神聖不可侵犯，從來不用卑鄙齷齪的手段去欺騙別人，爲的是生怕污辱了他們清白的家聲。他們如果要結婚，那末就在清天白日，當着衆人的面，手裏拿着刀鎗劍戟，去娶一個白璧無瑕的女子。至於像他們這些流氓，在黃昏的時候，生怕被人瞧見，偷偷摸摸，溜進門來，趁着丈夫不在家的時候，就去勾引他們的妻子，做出不要臉的事情來。我說，我們的祖宗，希德，只要知道有這等流氓，他就會叫他們跪在他的面前，拔出劍來割掉他們那不符合的貴族勳章。

你們瞧吧，從前的人是怎麼樣的光明磊落，把他們來跟你們相比，哼，真是看低了他們，我心上很是難受。我明白了，你們今天是來幹什麼的？是不是因爲一個白髮老人，只配被年青人隨便取笑，當他在街上走過的時候，大家就指指點點，說說笑笑？年青人是不是要笑我這位久戰沙場的老將？如果年青人可以取笑我的話，至少，你們兩位却是不配。

歐：不過，公爵——

呂：住嘴。什麼，你們本來有短劍，長鎗，放鷹，打獵，黃昏時候在陽台下唱情歌，宴會，跳舞，帽子上插着羽毛，身上穿着絲絨衣服，青春，還有人生的一切賞心樂事；可是你們現在都厭倦了，便不惜任何代價，要另外找一個頑意兒，於是，就來尋我這老頭兒的開心，把我當作頑意兒來耍。哼，你們雖然已經打破了我這個頑意兒，可是老天爺有眼睛，頑意兒爆炸的時候，破片一定會飛到你們的眼睛裏去的。好吧，跟我來！

歐：最高貴的公爵——

呂：先生們，跟我來吧。這是可以開頑笑的嗎？這成什麼話！我有一樁寶貝，應該盡力看守，那就是一個年青姑娘的名譽，一個世代相傳的家風。這位姑娘是我所愛的，她本來

是我的姪女，可是不久就要跟我調換戒指了。我知道她是白璧無瑕，純潔清白。可是當我呂古梅，離家不過一點鐘的光景，就有一個小偷，溜進我的家來，偷走我的名譽。快回去吧，洗乾淨你的手，啊，你這個卑鄙醜陋的小人，只要一看見你那付神氣，就會使得我們的姑娘身敗名裂了！可是，不，你已經開了頭了。難道說，我再沒有別的什麼可以給你糟塌嗎？（摘下領章）拿去吧，用你的腳來踩呀。你儘可以污辱我的金羊章（8）呀。（摘下帽子）快來抓我的頭髮，想盡方法來侮辱我呀，然後，明天走到城裏就可以無法無天，到處宣傳，說是從來沒有人能像你那樣大膽，竟敢侮辱了一位貴族，欺負了一位白髮老人。

素：公爵——

呂：（向衆僕人）你們快來幫忙。去把我的刀，劍，斧頭一齊拿來。（向兩青年）現在跟我來吧。

卡：（走前一步）公爵，你所說的，現在並不是最要緊的事情，我們第一先要想到，日耳曼帝國皇帝馬克西密忒（9）死了。（他打開大衣，揚起帽子，露出真面目來。）

呂：是您嗎？老天爺哪，國王！

卡：馬克西密忒
不陽力

歐：國王！

素：國王！

歐：西班牙國王！

卡：（莊重）是的，公爵，我就是卡洛王，你難道弄糊塗了嗎？我的祖父，日耳曼皇帝，已經去世了。直到今天晚上，我才知道這個消息，因為你是我很看重的老忠臣，所以星夜私行到你家裏，跟你共商大計。這件事情本來很簡單，却想不到竟鬧得沸翻盈天。

〔呂古梅示意衆僕人下場，趨至國王面前。素兒小姐望着國王，又驚又懼。歐那尼立於一隅，目光炯炯，注視國王。〕

呂：不過，呃，剛才爲什麼不馬上開門呢？

卡：說得有理。可是請你想想你那些隨從。我爲了國家的重大機密，才來到你的府上，自然不便說給你的僕人聽呀。

呂：噢，殿下！恕臣死罪，不過，就外表看起來——

卡：老公爵，菲居埃堡壘的總管這個位置，是我派你去做的。那末，誰又是你的總管呢？

呂：啊，恕臣死罪——

奸詐狡猾

卡：得了，現在不必再談起這件事了。總而言之，皇帝死了。

呂：可憐殿下的祖皇帝死了！

卡：是呀，公爵，你瞧，我真是悲傷極了。

呂：誰繼承他的王位呢？

卡：有人提出薩克遜公爵。同時法國佛朗西一世也想登基。

呂：那末，日耳曼帝國的選候，在哪兒開會投票呢？

卡：聽說開會的地點，還沒有確定。或者在愛克斯、拉·夏貝爾，或者在斯比爾，或者在佛

蘭克福。

呂：可是我們的西班牙國王，就沒有想到要做日耳曼帝國皇帝嗎？

卡：這個念頭，時刻在我心上。

呂：那末，一定會輪到殿下的。

卡：公爵！這個，我知道。

呂：殿下的先王是奧地利大公。我希望，大家應該記住，您就是新近去世的皇帝的孫子。

卡：我當然是的；並且，我還是根特地方的公民呢。

呂：臣年青的時候，就認識殿下的祖皇帝。老一輩的都去世了，臣算是碩果僅存。他真是一位又莊嚴又威武的皇帝。

卡：羅馬教皇方面是幫助我的。

呂：殿下又勇敢又堅定，又不專制。古老的日耳曼帝國，由殿下來統治，真是再也合適不過了。（他彎下身子，吻卡洛王的手。）而且，還是這麼年青。唉，看着殿下這樣悲傷，臣真是難受極了。

卡：羅馬教皇，早就處心積慮，想要奪回我所得到的西西利羣島。而按照規定，凡是誰做了日耳曼皇帝，就不能保持西西利羣島。所以，教皇巴不得我去做日耳曼皇帝，然後，我就變成了一個孝順兒，乖乖的把那帕爾斯也孝敬他。我們且先得到了日耳曼帝國的鷹旗再說，看我們到底讓不讓他把兩個翅膀像這樣的剪了去。

呂：殿下的祖皇帝，如果親眼看見殿下的高貴的額角上，加上帝國的皇冠，那真是多麼快樂呀！噢，陛下，讓我們爲着那位仁慈偉大而又信教的皇帝，同聲痛哭一番，表示哀悼吧！

卡：教皇很聰明，他會說：「西西利羣島應該歸入我的版圖；那一羣小島，七零八落，本來

不屬於西班牙。而且那一羣七零八落的小島，像似用線勉強纏在帝國版圖上的，你要那些幹什麼呢？你的帝國，版圖並不整齊；你快去拿把剪刀來，讓我們把那七零八落的剪掉了吧！」我說，多謝教皇，如果我運氣好，一朝得發的話，別說是那些七零八落的破東西，就是再有多少倍的，我也情願送給神聖帝國？萬一那些七零八落的小島被別人搶了去的話，我一定把別的小島和公領地來賠償。

呂：殿下，千萬不要難受，因為我們就此可以看到，殿下的祖皇帝，實在更加神聖，更加偉大了。日耳曼帝國才是正直無私的帝國。

卡：佛朗西一世野心勃勃。老皇帝一死，他馬上就獻慫動，打主意。他不是有了最信教的法國了嗎？法國真是一個好地方，值得好生保守。想當年，祖皇帝曾經對法王路易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我是上帝，而且有兩個兒子的話，我叫大兒子做上帝，小兒子做法蘭西國王。」（向呂古梅）據你看來，佛朗西一世有當選的希望嗎？

呂：他是一個常勝的國王。

卡：自從金牛救命（10）規定外國人不准當選之後，情形就全變了。

呂：殿下既是西班牙國王，只怕也同樣沒有被選的資格了。

卡：不過我是生長在根特城的。

呂：上一次的大戰，使得佛朗西威震四海。

卡：日耳曼帝國鷹旗下，不久就會在我的掌握之中，到那時候，也會知道振翼高去。

呂：殿下懂得拉丁文嗎？

卡：噢，懂得不多。

呂：那真可惜。日耳曼貴族最喜歡別人用拉丁文跟他們談話。

卡：用西班牙文跟他們談話，他們也就心滿意足了，信任卡洛王，只要談話時候，聲音宏亮，用什麼文字都是無關緊要的。我馬上就得到法蘭德去。公爵，你的國王這一去，回來準是一個皇帝。法國國王會用種種方法活動。我得趕快要去搶先。所以我立刻就動動身了。

呂：噢，殿下，亞拉崗山裏匪盜橫行，沒有剿滅，殿下就動身了嗎？

卡：我已下令達柯斯公爵，限期肅清。

呂：殿下下令捉拿強盜頭目嗎？

卡：誰是強盜頭目？他叫什麼名字？

呂：那我不知道。不過聽說他真是個厲害脚色。

卡：笑話！我知道這會兒他躲在迦利西；只要派幾個兵去，馬上就可以捉住他。

呂：這麼看來，謠言說是他就在附近一帶，那是假的了？

卡：完全沒有根據。今晚上，我可以在你這兒歇嗎？

呂：（頓首）謝王恩！（呼衆僕人）伺候聖駕。

〔衆僕人又持燭入。公爵將衆僕排成雙行，直達後門門口。同時，素兒小姐輕步至歐那尼旁。卡洛王注視他們。〕

素：（向歐那尼）千萬不要忘記，明天半夜裏，到我的窗子底下，拍三次掌。

歐：（柔聲）明天半夜裏。

卡：（旁白）明天。（溫文爾雅的走向素兒小姐，大聲說。）我求你，讓我來陪着你走吧。

（他引她至門口。她下。）

歐：（手伸過胸口按着劍柄）我的忠實的寶劍呀！

卡：（轉身，旁白。）瞧這傢伙，像是中了圈套似的。（他將歐那尼拉到一邊）我的劍已經和你的劍交了鋒；先生，我已經抬舉了你，賞了你的面子。雖然我非常懷疑你，但是如

果我要陷害你的話，那就失了我國王的身份，所以，你儘可以自由自在的走了。甚而至
於，我還想幫助你逃走呢。

呂：（回來，指着歐那尼。）請問這位大人——是誰呀？

卡：他是我的一個跟班，馬上就要走的。

（公爵持燭先導，國王與眾僕下。）

歐：你的一個跟班！啊，國王哪，你說得對，我的確是你的跟班。我不分日夜，一步一步的
跟着你，我的眼睛瞧着你的路，我的手裏拿着短刀。我代表我這一族來追着你，因為你
就是你那一族的化身。現在好了，你居然還是我的情敵！我本來在戀愛和仇恨中間，把
握不定，愛人和仇人不能在我心上同時並存。我愛她的時候，我就忘了對你的一切仇
恨。現在既然是你提醒了我，那我就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我跟你本來是不共戴天，祇是
因為在戀愛的時候，偶然忘記罷了。你的跟班！這句話是你自己說的。你那混賬的宮庭裏
的朝臣，或者貴族，平常都情願用舌頭去舐你的影子，還有那竭誠伺候你的內廷總管，
還有那搖着尾巴寸步不離開你的宮庭裏的狗，都不會像我一樣的跟着你一步也不放鬆。
那些朝廷裏的衰衰諸公，他們所求的不過是些空洞的爵位，發光的玩具，還有那掛在頸

子上面的金羊勳章；而我呢，可不是這種傻子。我所要的，却不是什麼虛無飄渺的恩典，而要提起鋼刀，殺進你的胸膛，挖出你的靈魂，來喝你的鮮血。走吧，你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我那報仇的心跟我同走，隨時在我耳朵裏提出警告。國王，不管您走到哪兒去，我總是靜聽着，偵探着，我悄悄的跟在您的後面。啊，國王哪，白天，在歡樂的時候，您只消一回頭，就不會不看見，我莊嚴沉靜的站在您的背後；在晚上，您只消一回頭，就不會不看見，我那一對發出火光的眼晴。（自小門下）

註 釋

(1) 薩拉哥薩(Saragossa)，爲西班牙亞拉崗之首府。

(2) 依薩伯拉女王(Isabella)，即依薩伯爾一世(Isabel the Catholic)，本爲卡斯梯爾女王，後嫁與亞拉岡王斐迪南(Ferdinand the Catholic)，遂將卡斯梯爾與亞拉岡合併，統一西班牙。女王生於一四五一年，死於一五〇四年。

(3) 卡斯梯爾(Castile)，西班牙地名。有新卡斯梯爾與舊卡斯梯爾之分，九世紀至十五世紀時，與亞拉岡各爲獨立國，至依薩伯拉女王時，始統一。

(4) 亞拉岡 (Aragon)，西班牙東北地名。

(5) 按此處原文爲『這位西爾伐家的呂古梅，巴斯特拉那公爵，伯爵和大公，亞拉岡的富翁，』云云。今爲便於讀者與觀衆計，改譯如文。蓋此處地名人名，實與劇情無大關係，與其直譯出來佶屈聱牙，不如略加變通較爲順口。下文尙有類似一二之變通處，理由仿此，不另註明。

(6) 希德 (Cid)，西班牙大英雄，生於一〇三〇年，死於一〇九九年。出身卡爾梯爾望族，驍勇善戰，屢敗摩爾人。西班牙古詩『希德頌』(Poema del Cid)，長三千七百行，詳紀其事。法國名劇作家郭乃意 (Cornille) 曾作『希德』(Le Cid) 一劇。

(7) 柏納德 (Bernard)，亦爲西班牙古代大英雄。

(8) 金羊章 (The 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十五世紀時西班牙與奧地利所通行之騎士勳章。

(9) 馬克西密荅 (Maximilian)，按劇情，當爲馬克西密荅一世，生於一四五九年，死於一五一九年。神聖羅馬皇帝。

(10) 金牛敕令 (The Golden Bull)，係一三五六年皇帝查理四世在紐倫堡 (Nuremberg) 之議會上所頒之敕令，規定日耳曼皇帝選舉法。令上封以金牛墜，故名。

第二幕

〔薩拉哥薩。呂古梅公爵府前的廣場。左爲公爵府的高牆，有一窗一陽台。窗下有小門。右後方爲街道房屋。時在深夜。沿街窗中，偶有燈光。〕

〔卡洛王，桑鷺伯爵，馬諦亞侯爵，及李嘉圖爵士上。卡洛王先導，帽子罩着額角，身上圍着長大衣，裏面露出劍來。〕

卡洛王：（仰望陽台）瞧！我們已經到了陽台底下，小門在跟前了。我的心可真要跳出來了。

（指着沒有燈光的窗子）呀，還沒有亮呢。（看着右後方有燈光的窗子）我要它亮的地方，偏生是黑的；而我要它黑的地方，偏生又都亮了。

桑鷺：殿下，我們再談談那個叛徒吧。殿下怎麼竟放他走了呢！

卡：是呀。

馬諦亞：說不定他就是強盜的大頭目呢。

卡：強盜的大頭目也罷，小頭目也罷，反正他那付傲慢的神氣，連一個國王都趕他不上。

桑：殿下，那末他叫什麼名字呢？

卡：（眼睛凝視着窗子）繆諾慈——費爾南——（忽有所悟）他的名字，中間有個尼字。

桑：說不定就是歐那尼吧。

卡：是呀。

桑：那一定是他。

馬：強盜頭目歐那尼！

桑：殿下還記得他說的話嗎？

卡：我在那間死人的壁櫃裏，簡直聽不清楚。

桑：殿下既然碰見了他，幹什麼又讓他溜走了呢？

卡：（很嚴肅的回過頭來，正視着他。）桑蕭伯爵，你敢來審問我！（兩位貴族急忙後退，默不作聲。）再說，他並不在我的心上。我所要的，並不是他的腦袋，却是他的情人。

我真發瘋似的愛她那一雙烏黑的眼睛，全世界最美麗的一雙眼睛！朋友們，那一雙眼睛哪，就像是兩面鏡子，兩條光線，兩道火燄！他們談了半天，我只聽見這麼一句話：「明天你半夜裏來。」那就够了。這個頑笑，真妙極了！我趁那個強盜情郎，忙着殺人放火謀財害命，分不開身的時候，先下手為強，把他這隻小鳥兒搶了就走。

李嘉圖：殿下，如果我們搶了小鳥，而又殺了老鷹，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卡：伯爵，你的主意真妙。你的手快，你去幹吧。

李：（深深鞠躬）多謝王恩。如果殿下封我做伯爵，那末請問賜給我什麼名號呢？

卡：我說錯了。

李：（向桑戴）國王已經封我做伯爵了。

卡：得了！得了！（向李嘉圖）我不小心把伯爵的封號掉在地上，你快去檢了吧。

李：（又鞠躬）謝殿下龍恩。

桑：這個伯爵倒妙——錯得來的伯爵！

（卡洛王至台後，注視着有燈光的窗子。兩位貴族至台前談話。）

馬：（向桑戴）國王如果把美人搶到手之後，你看國王會怎麼辦呢？

桑：（睨視李嘉圖）國王把她封做伯爵夫人；然後傳進宮去做宮女，一旦有了兒子，那就是一個國王呀。

馬：那怎麼成？大人！一個私生子！讓他做個伯爵好了。如果我是國王的話，我怎麼會把伯爵的兒子去做國王呢？

桑：親愛的候爵，他先可以封她做侯爵夫人哪。

馬：私生子——叫他們去守屬地好了。他們可以去當總督呀。

〔卡洛王行至台前。〕

卡：（怒視着有燈光的窗子）你們說，這些像不像妬忌的眼睛在看守着我們嗎？呀，有兩盞燈滅了；我們要動手了。等得真是叫人心慌——各位大人，誰有辦法叫時間走得更快一點嗎？

桑：我們在朝廷裏的時候，也時常拿這個問題來問我們自己。

卡：你把這個問題去問我的老百姓，他們也會像這樣的跟你說的。（右後方，最後一盞燈熄滅。）最後的一盞燈，滅了。（轉身望着素兒小姐的陽台，仍無燈光。）啊，你這可恨的窗子呀！他多久才會點起燈來呢？這無邊的黑夜；素兒小姐快出來，像明星一樣的照

耀着吧！（向李嘉圖）還沒有到半夜嗎？

李：將近半夜了。

卡：啊，我們非得趕快動手不可，要不然，另外那個傢伙，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趕得來的。（素兒小姐房中，忽然通明。從玻璃窗中，可以看見她的影子。）朋友們！瞧！一盞燈！而且從窗子裏可以看見她！這付光景，真比東方日出還要叫我快樂。讓我們趕快來拍手做記號吧。我們一連要拍三次手。過一會兒，你們就可以瞧見她啦。可是，我們這一大堆人，也許會嚇退她。你們三位，都走吧，到那隱蔽的地方去，等候另外那個傢伙。諸位朋友，我們正好分工合作，捉拿這一對野鴛鴦，我來搶那位美人，你們去捉那強盜。

李：謝殿下。

卡：如果他冷不防的出現的話，你們趕快上去，當頭給他一個悶棍，等他醒過來的時候，我早已安安穩穩的把美人搶到手了。我們馬上就可以歡天喜地，大笑三聲了。可是千萬不要殺死他，他有萬夫不當之勇；再說，殺人不比兒戲，是件大事呵。

（三位貴族鞠躬下。卡洛王等他們走遠之後，拍手兩次。當他拍第二次手的時候，只見素兒小姐打開窗子，現身陽台。）

素：（在陽台上）歐那尼，是你嗎？

卡：（旁白）糟糕！我怎麼好開口呢！（他拍第三次手）

素：我馬上就下來了。

〔她關上窗子，燈光漸隱。不久，她打開小門，掌着燈，圍着披肩，走出來。〕

素：歐那尼呀！

〔卡洛王忙將帽子拉到額角上，趨向素兒。〕

素：（不覺將燈打翻）天哪！這不是他的脚步聲音呀！

〔她想退回去，但卡洛王急上前握其臂。〕

卡：素兒小姐！

素：這不是他的聲音！啊，不好了！

卡：請問還有什麼聲音，會比我現在的聲音更熱烈更多情的呢？你這裏還有一個情人，那就

是國王。

素：國王！

卡：對了！只要你願意，只消你吩咐，一個國家就會屬於你的；因為你所征服的不是別人，

就是國王，你的奴隸卡洛王！

素：（竭力掙扎）救命呀，歐那尼，救命！

卡：你是一位千金小姐，你這樣害怕，本來是應該的。可是請你放心，現在抓住你的，不是強盜，却是國王！

素：啊，不，你才是強盜呢，難道你不慚愧嗎？我倒替你臉紅了。半夜三更，強搶婦女；難道說，這就算是一個國王的德政嗎？我那位強盜抵得過一百個像你這樣的國王！老實說吧，如果老天爺講公道，一個人出身的貴賤，都按着那個人的靈魂來規定，而且一個人地位的高低，都按着那個人的良心來分配，那末他才是一個國王，而你祇是一個強盜罷了。

卡：（甘言誘之）小姐！

素：難道你忘了我的父親是一位伯爵嗎？

卡：我也封你做公爵夫人。

素：（推開他）別說了！這簡直不成話；去吧！（她退後幾步）卡洛王，你我之間，斷然沒有半點姻緣。先父曾經爲你沙場殺敵，流盡血汗；我，生長名門，嚴守家風。我不屑做

你的妾，却也不配做你的妻。

卡：王妃呢！

素：卡洛王，請你把這套鬼話去跟無聊的女人說吧。你再要無禮的話，我就要讓你瞧一瞧，我是一個烈女。

卡：得了，我把我的王位，我的姓，分一半給你——封你做王后，做女王。

素：不成。那是一種鬼計，我決不上的圈套。再說，殿下，既然這件事情跟你不無關係，那末，我就老實告訴了你吧。我賭咒，我甯可跟着那位被社會被法律所排斥的罪犯，我的聖主歐那尼，整年整月，到處飄流，忍飢挨餓，有難同當，不辭千辛萬苦，不怕戰爭逃亡，而決不情願跟着皇帝去做女王！

卡：噢，他真幸福！

素：什麼！可憐的罪犯還真幸福！

卡：他真不錯——雖然是個可憐的罪犯，却有人愛他！一位天使守護着他！我好不淒涼。那麼說，你恨我咯？

素：我不愛你。

卡：（暴力抓她）好吧，不管你愛不愛我，都沒有關係！你非跟我走不可——哼，你休想逃脫我的手，我一定要這樣辦！我們等着瞧吧，難道說，我這個西班牙國王，簡直連一個錢也不值嗎？

素：（掙扎）殿下，請您可憐可憐我吧！您想想看，您是國王，您只要開一聲金口，就有多少宮女，多少貴婦，都在等着您的寵愛，準備報答您的恩情呢！至於我那個可憐的罪犯，他從吝嗇的命運那裏得到些什麼呢？您真是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海之濱，莫非王土。殿下無所不有，而他只有我這一個，難道說殿下還要從他那裏把我這個可憐的女子搶走嗎？

〔她跪下。他想拉她起來。〕

卡：來吧，來吧！不聽你的。跟我來吧。我把西班牙的四分之一的地方給你。你說，你到底怎麼樣？你自己選擇吧。

素：（在他懷抱中掙扎）爲了保全我的名譽起見，我只從殿下那裏選擇這把短刀。（她從他腰帶上搶下短刀）瞧你敢走近一步！

卡：這位美人！我現在才明白，他真愛那位強盜。

〔他走上一步。素兒舉刀。〕

素：瞧你敢再走近一步，我就殺了你，然後自殺。（他退後一步。素兒轉身，叫喊。）歐那

尼，噢，歐那尼呀！

卡：別嚷吧！

素：再走近一步，一切都完了。

卡：小姐，你真把我逼急了。在那邊，我還有三個人可以來強搶你，我的三個跟班。

歐那尼：（突然從卡洛王身後趕到）可是你忘了你還有一個跟班呢。

〔卡洛王回頭，看見歐那尼一動不動的站在他背後的黑影中。歐那尼身上披着長大衣，雙手交叉，帽邊掀起。素兒小姐大喊一聲，向他跑去。〕

歐：（雙手交叉，直立不動，目光炯炯，注視國王。）老天爺可以作我的見證，我想不到就在這兒會找到你的。

素：歐那尼，你救我。

歐：親愛的，別害怕。

卡：我那些朋友都幹什麼去了，竟放過了這大強盜？喂，桑蠶！

歐：你的那些朋友，現在都被我的弟兄們拿住了，所以你不必白費力氣，喊他們來幫忙了；因為你只帶了三個人，我却來了六十個弟兄，而且每一個都抵得上你們四個人。這麼說，還是讓我們兩個人單獨來解決這段糾紛吧。怎麼！你好大胆，竟敢向這位女子動手動腳的！西班牙國王，這簡直是胡鬧，簡直是無恥！

卡：強盜先生，住嘴！你不配來責備我！

歐：哼，他居然取笑我呢！噢，我固然不是國王，但是等到國王侮辱我，尤其是取笑我的時候，我的脾氣一旦發作，怒火冲天，把我沖得像國王一樣的高。你小心些！要是有人冒犯了我，我眼睛一瞪，眉毛一豎，滿臉通紅，只怕比那國王的威權，要還叫人害怕呢。所以，你要還是心不死的話，那你真是一個笨囚。（抓他的臂）你知不知道，現在抓你的是誰？聽着！先父死在你父親的手裏。因此我就恨你。你削了我的官職，你抄了我的家產。我恨你。現在，你我兩人又同愛一個女子。我恨你，我從心底裏恨你起。

卡：好呀。

歐：今晚上，我本來並沒有把仇恨放在心上。我只有一个念頭，一个希望，一个需要，那就是素兒小姐！我本來一心只想到愛情，却不料跑到這裏，看見你色胆包天，爲非作歹！

你，好，我本來已經忘掉了的，你却跑來自討苦吃，國王，我告訴你吧，你真是發瘋了！呀，卡洛王，你真是自投羅網。你休想逃走，也休想叫人幫忙。我緊緊的抓住你，把你一個人圍困在這裏，四面都是殺人不眨眼的仇敵。看你還有什麼辦法呢？

卡：（傲然）你敢來審問我嗎？

歐：吓！吓！我決不叫人冷不防的暗中來殺你。我要報仇，就得明鎗交戰。而且由我一個人來對付你。所以你，趕快準備吧。（他拔出劍來）

卡：我是你的主人，你的國王。殺就殺！我決鬥，是不幹的。

歐：殿下，您總還記得，昨天您的劍跟我的劍交了鋒的。

卡：昨天，我可以跟你決鬥。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你叫什麼，而你也不曉得我是什麼地位。今天可不成了。你現在知道我是誰，而且我也曉得你是什麼人了。

歐：那也不妨。

卡：不用決鬥。你行刺好了。刺呀！

歐：你以為我不敢冒犯國王嗎？來，準備吧。

卡：那末，你真要暗殺我咯？（歐那尼退後。國王目光炯炯，注視着他。）哼！強盜，你竟

敢這樣大胆，以爲你們那些匪徒，滿身血腥的凶手，萬惡的流氓，可以很安全的佈滿全城，而你故意在這裏做出慷慨豪俠的神氣！彷彿要我們自願上當，拿我們的劍碰着你們的劍，來抬舉你們，賞你們面子！不，那可不成，你總逃不脫這個罪名，罪名像影子一樣，要永遠跟着你。跟我決鬥，休想！快來暗殺我吧！

〔歐那尼手弄劍柄，低首沉思，頗爲不愉快，其後突然轉向國王，舉劍砍階石。〕

歐：那末，走吧。（國王半面向他，傲然相視。）我們且等着更好的機會再見。給我滾蛋。

卡：好呀，先生，你的國王回宮之後，馬上就要去召集機密大臣。難道還沒有懸賞要你的腦袋嗎？

歐：哼，沒有關係。

卡：先生，從今天起，我算你是個大逆不道的叛徒，我說的，就是你。我要下令全國通緝你，驅逐出境。

歐：我早已如此了。

卡：那就好咯。

歐：法國靠近西班牙。我可以逃到那裏去。

卡：我馬上要做日耳曼帝國的皇帝了。我要把你趕出帝國的領土。

歐：那算什麼！我還有天涯海角，可以容身，可以反抗你，我還有你的權力所達不到的極樂世界。

卡：如果我得了全世界呢？

歐：那末，我還有坟墓可以進呀。

卡：你居然這樣狂妄，那我總有辦法來破壞你的陰謀。

歐：報仇像拔腳一樣，走得雖然慢，但總是要來的。

卡：（傲笑）來調戲強盜所愛的這位小姐嗎？

歐：（目光閃爍）國王，你還記得，你還在我的掌握之中嗎？勸你別再惹我，要不然哪，我如果想起了我現在手裏所抓住的是一位未來的皇帝，那我只消用勁一捏，就把你這帝國老鷹的蛋，捏得粉碎了。

卡：那麼捏吧。

歐：去你的吧。（他脫下大衣，擲在國王肩上。）快逃命吧，穿上這件大衣，我的弟兄們就不至於殺你了。（國王披上大衣）現在安安穩穩的走吧，我擺着父仇不報，倒反而來保

護你的性命了。

卡：哼！這話是你對我說的，將來可別向我求饒。

〔卡洛王下〕

素兒：（握歐那尼手）現在，讓我們趕快逃走吧。

歐：親愛的，在這樣危急的時候，你表示出這樣熱烈，始終不變的愛情，甚至不惜赴湯蹈火，跟我到底，足見你的高貴；而且你這高貴的願望，配得上一個忠實的靈魂。可是，上帝呀，您知道嗎，素兒小姐，本來是個絕代美人，國色天香，國王見了，都是垂涎三尺，現在她自願跟着我，和我在一起，白頭偕老，永不分離，沒有一絲懊惱，沒有一點悔恨，可是，要我來接受她帶給我的這種無限量的幸福快樂，却已經太晚了，因為斷頭台就在我的眼前了。

素：你說什麼？

歐：我剛才當面冒犯了國王，而且又饒了他的命，他一定惱羞成怒，會來懲罰我的。現在，

只怕他早已回到宮中，召集滿朝文武官員——

素：天哪！歐那尼！噢，我真害怕。可是，不要緊，讓我們趕快一起逃走吧。

歐：一起逃走！不成，時候早過了。唉！想當初，我看見你那樣純潔那樣慷慨，甚而至於不惜犧牲你自己來愛我，那時候，我這苦命人，縱然什麼都不能貢獻給你，却還能分給你荒山，叢林，流水，罪犯吃的食糧，草地上的牀舖，因為你對我的憐憫，使我壯着胆子答應了你。可是現在，要求你來陪我同上斷頭台，素兒小姐，那可千萬不成！因為斷頭台，祇是我一個人的。

素：可是你以前答應過我同上斷頭台的呀。

歐：（跪下）天使呀，說不定現在死神的影子，已經從遠處走近我的身邊，來結束我這悲哀的一生，就在這個時候，我要聲明一下，我本來是個犯罪的人，經過多少磨難，從那鮮血淋漓的搖籃裏長大起來，滿身悲哀，黑得像我那暗無天日的一生的命運一樣，而現在，却因為你曾經愛了我，我曾經得到了你的愛情，而且你曾經在我那不幸的額角上悄悄的祝了福，我倒變成了一個很幸福，值得被人家羨慕的人了。

素：（偎倚着他的頭）歐那尼！

歐：讓我來讚美那仁慈的命運，多虧它，爲了我，在懸岩的邊上，放着這一朵鮮花。（起立）我這話並不是對你說的，而是向着蒼穹，上達天聽。

素：讓我跟你走吧。

歐：唉，一個人從懸崖邊上滾到深淵裏去的時候，順手還要摘一朵鮮花，那真是罪大惡極。去吧！我已經聞到了鮮花的芬芳，那就夠了。我曾經害了你，現在重新去改造你的生活吧，嫁給那位老公爵；我現在放你走了，我自己回到黑暗裏去。願你從此幸福，忘掉一切。

素：不，我情願跟你平分那一塊裹屍布，我跟着你；我一步也不離開你。

歐：（抱她在懷）噢，讓我一個人走吧！到處被人追逐，流離顛沛，毫無容身之地，我真是
一個可怕的人！

〔他一陣痙攣，離開素兒，將行。〕

素：（悽然，拍掌）。歐那尼，你丟下我嗎？

歐：（復回）那末好吧，你不要我走，我就留下吧。喂！到我的懷裏來。你要我陪你多久，我就陪你多久。且讓我們休息一下，忘掉一切吧。（他將她抱到石凳上）在這裏坐一會兒吧。（他坐在她的腳旁）你那秋水一般明媚的眼光，照耀着我的眼睛。請你再唱一支歌吧，唱那你在黃昏的時候，烏黑的眼睛裏含着晶濛的淚珠，時常發出嬌聲唱的那些歌

兒。且讓我們及時行樂，喝一滿杯美酒吧。這一點鐘是我們的；此外一切皆空。你說話呀，使我沉醉，使我狂歡。戀愛，不是一種幸福嗎？你知道跪在你面前的，就是你所愛的人，而且現在只有我們倆在一起，這不是幸福嗎？在這萬籟無聲，靜悄悄的夜裏，兩人談着愛情，這也不是幸福嗎？噢，讓我現在安眠，睡在你的懷抱裏做一個甜蜜的夢吧。噢，素兒小姐，我親愛的人！

〔忽聞遠處鐘聲〕

素：（驚起）警鐘，你聽到沒有？警鐘的聲音呀！

歐：（仍跪在她的腳旁）呃！不是的，那是我們結婚的鐘聲。

〔鐘聲漸密。一片叫喊聲。街上燈火忽明。〕

素：起來！逃走吧！天哪，全城都亮了！

歐：（徐起）那是我們洞房裏的花燭！

素：那是我們死後坟墓前面的香燭！

〔刀劍聲殺喊聲起。〕

歐：（睡在石凳上）讓我們只管睡吧。

山民：（執劍急上）御令軍追得來了。趕快，大王，趕快。

〔歐那尼起〕

素：（面色慘白）那是真的嗎？

山民：噢，快來救我們吧！

歐：（向山民）不要緊，我來了。

〔外邊大喊：「捉拿強盜！」〕

歐：（向山民）快拿劍給我！（向素兒）永別了！

素：都是我害了你！你上哪兒去呢？（指着小門）這門是開的，從這兒逃走吧。

歐：天哪！拋棄我的弟兄們！你說的什麼話？

素：這鬧哄哄的聲音，怕死人了。記住，你如果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歐：（抱她在懷）給我一個吻吧！

素：歐那尼；我的丈夫！我是你的人！

歐：（吻她前額）唉，這是最初一個吻！

素：說不定也是最後一個吻了！

「歐那尼下，她倒在石凳上。」

第三幕

〔亞拉崗山中呂古梅家的堡壘。一所大廳，牆上掛着呂府歷代祖先畫像，像上圍着美麗鏡框，掛着公爵冠冕和徽章。後有一扇峨特式的高門。在畫像之間，有歷代的全副盔甲以及武器。素兒小姐臉色蒼白，立在桌旁。呂古梅坐在雕花橡木椅中。〕

呂古梅：黃道吉日終究來到！在一點鐘之內，你就是我的公爵夫人，要擁抱我了！到那時候，我不再是你的叔父！可是，你已經饒恕了我嗎？我承認，我錯了。我害得你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我的疑心病，實在犯得太重，本應該先打聽明白了。再責備人家的；只怪當時那付光景，實在免不了，叫我要犯疑心。我們真是太不公道。那兩位美貌少年，確實是在你的房裏。可是在當時，我也知道，不管怎樣，我不應該單靠眼睛，就犯了

疑心。可是，話又要說回來了，好孩子，老年人總是這個樣子，你拿他有什麼辦法呢？
素：（端莊，站着不動）。你老說這些話。誰又怪你來着？

呂：我自己怪我自己，我早該明白，像素兒小姐這樣一個女子，血管理流着高貴的西班牙的血液，是決不會有什麼積人的。

素：公爵，我的血，確實是很高貴，很純潔，說不定你馬上就可以看得見呢。

呂：（起立，走向她。）你且聽着。一個人像我這樣愛着你的時候，總是神魂顛倒，自己不能够作主的。我老了，很妬忌，很暴躁；可是爲什麼呢？那是因爲，我老了；因爲我看到別人的美貌，溫柔，青春，就覺得害怕，威脅。因爲我一面妬忌別人，一面却又自慚形穢。這真是多麼大的一種諷刺啊！愛情，使得我們心上重新得到快樂和溫暖，然而只能够使得我們的靈魂重新年青，却不能使得我們的身體返老還童，心不老人老，真是一種諷刺。我每次看見一個年青農夫，在青草地上，高高興興，快快樂樂，唱歌兒的時候，我總是在寂寞悽涼的路上沉思默想，甚至於低聲自言自語的說：啊，我情願把堡壘上的高塔，公爵府裏的樓閣，我的麥田，我的森林，還有那滿山遍野的牛羊，我的姓名；以及世代相傳的官爵，我的一切破爛東西，還有那些在陰間等着我去會面的歷代祖

宗，凡是這些，我都情願一齊送給那年青農夫，換他那一座新蓋的茅屋；和他那沒有皺紋的額角。因為他的頭髮是漆黑的，他的眼睛像你的一樣明亮。你如果看見了他，就禁不住要讚嘆說，啊，這個人真年青！然後你會聯想到，我真老了！我固然知道，我的祖上都是貴族，然而這有什麼用呢！現在你看吧，我愛你愛到什麼地步。要是誰有回天之力，使我返老還童，能够像你一樣年青美貌，我情願犧牲一切，在所不惜！我想返老還童，這簡直是癡人說夢罷了！我一定比你早多少年先進坟墓裏去呢！

素：誰能說一定呢？

呂：可是，我請你相信我，那些輕薄少年，儘管滿口甜言蜜語，其實心裏就沒有那末甜蜜的愛情。一個姑娘儘可以愛上那少年，而且不妨相信他；但是，如果她爲了他殉情自殺的話，那就太不值得，因爲那少年反而還要笑她癡情呢。你瞧那些毛羽豐盛，五色斑斕的小鳥，唱起歌來，宛轉動聽，可是等到它們換毛的時候，它們的愛情，也就跟着變了。至於那些老鳥，嗓子啞了，顏色褪了，美消失了，翅膀上只剩下幾根翎毛，可是它們戀愛的話，那倒天長地久。我們老年人的脚步雖然沉重，眼睛雖然遲鈍，額角上雖然刻着皺紋，可是我們的心上，却一條皺紋也沒有。一個老年人戀愛的話，他就不會有少年人

的毛病。他的心永遠年青，永遠可以流出血來。我這種愛情，不比那玻璃做的頑意見，一碰就碎。我這種愛情，嚴肅忠實，堅固深刻，而且又像父母愛子女一樣，雖然海枯石爛，我的愛情永遠不變。你瞧，我多麼愛你，而且還有多少方法來愛你，彷彿像我們愛曙光，愛鮮花，愛青天一樣。我每天瞧見你，看着你那輕巧的脚步，純潔的額角，明媚的眼睛，我真快樂極了，使得我的心靈永遠陶醉。

素：唉！

呂：當一個老年人歪歪倒倒走向大理石坟墓去的時候，却有一個女人來同情他安慰他，當他一步步的離開人世的時候，却來照料他保護他，而且不惜任何犧牲，陪伴那個只配進棺材的老廢物，素兒小姐，你可會知道，全世界對於這樣一位像天使一樣純潔，像鴿子一樣溫柔的女人，將要多麼的敬佩，多麼的讚美啊！這樣一個女人，將她的身心都獻給那個老年人，陪伴着他一直到死，縱然沒有愛情，表面上却做出愛他的樣子，這種至高無上的努力，真是神聖的工作，值得一切的讚美。而你呢，素兒小姐，就像這樣一位帶有女人心腸的天使，使得一個老年人的靈魂重新得到快樂，陪伴着他的晚年像女兒一樣的敬重他，又像姊妹一樣的憐憫他。

素：你決不會比我先死，反而是我會比你先進坟墓呢。公爵，我們雖然年青，但是就不見得不會死呀！唉，我告訴你吧，老年人往往長壽，却看着年青人先死，年青人的眼睛，突然碰到一種打擊，就像坟墓口上封了石板一樣，便緊緊的關閉着了。

呂：啊，別說了，好孩子，別再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否則，我可要怪你了。今天這個日子，真是又神聖又歡樂。馬上我們就要到禮拜堂裏去行禮了，你還沒有準備好嗎？快去打扮打扮，穿上新娘的禮服吧。每一分鐘，我都在計算呢。

素：時候多着呢。

呂：不，不，沒有多少時候了。

〔一僕人上〕

呂：什麼事？

僕人：老爺，門口有一個人，又像看客，又像乞丐，我也說不出是什麼樣的人，他要求借住。

呂：管他是誰，讓他進來好了。但願幸福隨着生客，一路進來。外邊消息怎麼樣？那個帶着匪徒在我們山林裏到處騷擾的強盜頭目，怎麼樣了？

僕：那個山中獅子歐那尼，現在可完了。

素：（旁白）天哪！

呂：（向僕人）怎麼回事？

僕：國王親自帶兵去把強盜剿滅了，並且懸賞五千元，要歐那尼的腦袋。不過，據說歐那尼

已經死了。

素：（旁白）什麼！他不等我就一個人先死了嗎，歐那尼呀！

呂：謝天謝地！原來他死了，那個大盜！親愛的，現在我們可以放心大胆，快樂一番了。你快去打扮吧。我的寶貝。今天真是雙喜臨門。

素：噢，我就要去披麻戴孝了！

〔素兒小姐下〕

呂：（向僕人）快把我送給新娘的百寶箱，給她送去吧。（他坐在椅中）我真想把她打扮得像聖母一樣。她天生一對明亮的眼睛，再加上珠光寶氣，她真是美得像天仙一般，引得一箇香客向她跪拜。你說剛才有一個要來借宿的香客，那末就去請他進來吧，並且請他原諒；你快去吧。（僕人下）叫一個客人久等，實在失禮得很。

〔台後門開。〕

〔歐那尼扮香客上。公爵起立。歐那尼站在門檻上。〕

歐那尼：施主，謹祝無災無難，福壽雙全。

呂：（舉手爲禮）我的客人，你也一樣。

〔歐那尼進門。公爵坐下。〕

呂：你是朝山進香的嗎？

歐：（鞠躬）是。

呂：那你一定是從亞米拉地方來的咯？

歐：不是的，我從另外一條路來的。聽說那個地方在打仗。

呂：是打強盜嗎？

歐：我不知道。

呂：那個大強盜歐那尼，現在怎麼樣了？你可知道嗎？

歐：爵爺，歐那尼是誰呀？

呂：你還不知道嗎？真是可惜！那你就得不到一筆大錢了。你不知道，他是一個大強盜，多

年沒有捉到。你如果到馬德里去，說不定還看得見他上絞刑呢。

歐：我不到馬德里去。

呂：國王已經下令懸賞，要他的腦袋。

歐：（旁白）那末，讓大家趕快來取我這個腦袋去吧。

呂：香客，你要上哪兒去呢？

歐：爵爺，我要上薩拉哥薩去。

呂：你曾經向聖徒或是聖母許了願嗎？

歐：是的，公爵，我曾經向聖母許了願。

呂：石柱聖母嗎（1）？

歐：是的，石柱聖母。

呂：我們向聖徒許了願，如果不去還願的話，那我們就要失掉靈魂了。你去朝拜聖母以後，還有別的目的嗎？或者是，你只想去瞻仰你的聖母嗎？

歐：是的，我要到聖母殿上去看一看燈光香火，在那幽暗的走廊裏，瞻仰瞻仰穿着金色法衣，光輝燦爛的聖母，然後心滿意足的就回去了。

呂：那真好極了。兄弟，請問尊姓大名。我呢，叫呂古梅。

歐：（躊躇）我的姓名？

呂：你如果不說，那就不必說了。反正誰也沒有權利，非知道你的姓名不可。你不是要借住嗎？

歐：是的，公爵。

呂：歡迎之至，請留在這裏吧。你要什麼，只管說好了。至於你的稱呼呢，那就稱你作我客人得了。不管你是誰，反正你是我的客人，那就够了。只要是上帝打發給我的，那怕他是一個魔鬼，我也一定竭誠招待。

〔台後雙門大開〕。

〔素兒小姐穿新婚禮服上，後隨童僕，二侍女捧着放在線絨墊子上的雕花銀箱，放在桌上。箱內有一百寶盒，滿堆着公爵夫人珠冠，項圈，手鐲，真珠及金剛鑽等。歐那尼氣喘色變，目光炯炯，注視素兒，沒有聽到公爵的話。〕

呂：（繼續說道）你瞧，這位就是我的聖母，向她禱告，你就可以得到幸福。（他向素兒伸手。素兒依然面色蒼白，態度嚴肅）。來吧，我的新夫人！怎麼！還沒有戴上珠冠，也

沒有戴上戒指！

歐：（顫聲）誰想得到五千塊錢的賞格嗎？

〔衆人愕然向他注視。他脫下香客的道袍，踩在脚下，露出山民的服裝。〕

歐：我就是歐那尼！

素：（狂喜）天哪！啊，他並沒有死！

歐：（向衆僕人）瞧！我就是他們懸賞捉拿的人。（向公爵）你剛才打聽我的姓名，你以爲我叫張三李四嗎？不，不是的，我的姓名還要偉大些，我叫歐那尼。這是一個罪犯，一個亡命之徒的名字。你看見我這個腦袋嗎？很值一筆大錢，足夠做你結婚的費用呢。（向衆僕人）我把這個腦袋，送給你們大家。快把我的手我的腳翻起來吧。其實那也用不着，只要把鍊條拾住了我，我決不會把鍊條打開的。

素：（旁白）唉，糟了！

呂：瞎說。我這位客人是個神經病，是個瘋子。

歐：你這位客人是個強盜。

素：別聽他的。

歐：我說的全是實話。

呂：五千塊錢是一筆大數目。先生，我可不能担保我的僕人不來捉你。

歐：我要是能够找到一個願意得賞格的人，那就再好沒有了。（向衆僕人）快來拿我去領賞呀！

呂：（想勸阻他）別再說了，要不然，他們會把你的話當了真的。

歐：朋友們，不要錯過這個好機會。我告訴你們，我的確是個強盜，是個犯了罪的歐那尼。

呂：別做聲了。

歐：我就是歐那尼！

素：（低聲向他）不要說了吧。

歐：（半向着她）這兒正在辦喜事呢。我的新娘也正在等着我。（向公爵）公爵，我的新娘沒有你的新娘漂亮，可是倒也一樣的忠實。我的新娘，就是死神。（向衆僕人）難道說，你們中間竟沒有一個上來捉我嗎？

素：（低聲）我哀求你，別再說了。

歐：（向衆僕人）你們要五千塊錢嗎？歐那尼就在這兒！

呂：這簡直是個魔鬼！

歐：（向一年青僕人）你來得這一筆錢吧，你發了財，就可以不必再做當差，去做一個像樣的人了。（向着毫無動靜的衆僕人）你們，你們都不敢上來嗎？唉，難道說，我的苦沒還有吃够嗎？

呂：我的朋友，誰要想害你的性命，那末他的性命也就難保。縱然你就是歐那尼，甚至比歐那尼還要壞到一百倍，可是我一定得保護我的客人。那怕許給我一個帝國，要我交出你的性命，我也不幹；那怕違反國王，我也在所不惜。因爲，你是上帝特意賜給我的。總而言之，誰要傷了你的一根毫毛，我就拿性命來拚。（向素兒小姐）我的好姪女兒，不到一點鐘，你就要做我的公爵夫人了，快回到房裏去吧。我要把這堡壘武裝起來，嚴閉着大門。（公爵下，衆僕人隨之。）

歐：（看着自己腰間並未掛着武器，不覺失望。）一把刀也沒有！

〔公爵去後，素兒小姐向前走上幾步，像要隨着侍女同行，旋又止步，等她們去後，便慌慌張張跑到歐那尼身旁。歐那尼先用很冷淡的眼光望着新婚百寶盒，然後仰起頭來，眼睛裏發出火光。〕

歐：讓我來祝頌你！這些寶珠首飾，真是太美了，我簡直說不出來，我是怎樣的一看見就着了迷。（行近百寶盒）這戒指，真漂亮，這珠冠，我喜歡，這項圈，真精巧，這手鐲，真希罕。可是，這些寶貝，却遠不如新娘，在這位新娘的純潔的額角底下隱藏着一顆不忠實的心。（細看那百寶盒）拿這些珠寶送給你幹什麼？爲了要得到你的一點兒愛情嗎？可是，一點兒愛情也沒有！老天爺哪！你這樣的欺騙人，居然毫無羞恥，還有臉面活着！（細看珠寶）可是，說不定這些珠寶是假的，黃銅冒充了黃金，玻璃和鉛假裝了金剛石。難道說，這些珠寶都是假的不成？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你的心也像這些珠寶一樣，不是真的，你是一個假的公爵夫人，真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再走近百寶盒）可是不，不會的。這些珠寶都是真的，美的，善的。一個行將就木的人，決不敢存心欺騙。而且他有的是錢。（他將珠寶首飾一樣一樣去取出細看）這是項圈，這是耳環，這是公爵夫人的珠冠和金戒指。啊，真妙！多謝那又真誠又忠實又深刻的愛情呀！這珍貴的百寶盒！

素：（走近百寶盒，伸手摸到底裏，取出一把短刀。）你還沒有摸到這盒子的底呢。這把短刀，多虧菩薩保佑，是我從國王身上搶下來的；那時候他情願把王位讓給我，而我爲了

你當面拒絕了他。想不到現在污辱我的，就是你。

歐：（向他跪下）啊，讓我跪下來承受你的眼淚吧，你那晶瑩的眼淚，使得你那憂愁的眼睛格外美麗。以後，你可以隨便殺了我吧。

素：歐那尼，我饒恕你。在我心上，沒有別的，只有對你的愛情。

歐：她居然原諒我了！而且還是愛我！可是我已經說了那些話，誰能叫我原諒我自己呢？天使呀，請你告訴我，你要走到什麼地方去，好讓我去吻你的脚印。

素：我親愛的！

歐：啊，不，你一定討厭我了！可是，聽着。請你再說一遍吧，「我還是愛你！」請你把這句話再說一遍來破除我的疑心。請你再說一遍吧，因為只要一個女人的嘴裏輕輕說出這末幾個字，往往就可以把多少痛苦不幸，一下就給治好了。

素：（凝思，沒有聽他的話。）哼！居然有人以為我的愛情是朝三暮四的！我的心上本來深刻着一個情人的姓名，而居然有人以為一些無知無識的人，可以隨便使我變心，再去愛他們所謂有錢有勢的人！這真是太可笑了！

歐：唉！我該死，我說話太不謹慎，污辱了你！如果我是你的話，那我就討厭這個瘋子，他

只能够在傷害了人家以後才去憐憫人家。我就要趕走那個瘋子。我說了請你把我趕走吧。而我呢，倒情願向你祝福；因為你一向都很仁慈很溫柔。我是一個惡人，我竟用我的黑暗，來吞沒了你的光明；你一向都是待我很好。然而，這到底太過分了；你的靈魂，又高尚又美麗又純潔；如果我是罪大惡極的話，難道說是你的錯嗎？快去嫁給那位公爵吧，因為他很和善，又很高貴。他的父母，都是貴族出身。你跟了他，榮華富貴，享受不盡。你難道不知道我這一雙慷慨的手，能給你什麼一種富貴嗎？唉，我只能夠把不幸的命運，送給你做嫁妝，拿流血或是流眼淚，給你去選擇。流浪，殺頭，死亡，以及我周圍的一切恐怖。這些就是你的項圈，你的珠冠；我這百寶箱裏所裝的東西，實在比任何新郎送給他新娘的禮品，還要豐富。不過，我這百寶箱裏所裝的禮品，祇是數不清的悲哀和痛苦罷了。快去嫁給那老頭兒吧，他很配得上你！啊，誰會想到，像我這個犯罪的腦袋，配得上你那純潔的額角呢？像你那樣安靜美貌，像我這樣粗野凶暴，你，和平得像生長在暖房裏的鮮花一樣，而我，像被風暴衝到岩石上打得粉碎一樣，一個旁觀的人，看到了我們倆的樣子，誰敢說，我們倆的命運，應該受同一條法律的支配呢？不，那位主宰萬物，至公無私的上帝，決不會把你來配給我的。上天並沒有給我愛你娶你的權

利；所以我也只好聽天由命了。我會經得到了你的心；不過那是偷得來的！我現在把你的心，交還給一個比我更好的人。上天對於我們的戀愛，從來沒有現出笑臉；要是我以前說過，你的命運應該跟我的一樣，那是瞎說！從此以後，我再不想報仇，也不想戀愛了！就這一輩子，快完了；我已經是個廢物，報仇和戀愛這兩個夢，也就完了。我真慚愧，我既不能懲罰人家，又不能娛樂人家；我本來是爲了恨才生的，却只想愛。請你原諒我，丟開我吧；這是我向你的禱告，你千萬不要拒絕，因爲這是我最後一次真心誠意的表示了。你活着，我死了。我不明白，你爲什麼一定要把你自己關在我的坟墓裏呢！

素：你這個沒有良心的人哪！

歐：亞拉崗山野，迦里西地方！凡是那些在我周圍的，都遭了我的殃！多少好弟兄們，絲毫也不悔恨，跟着我去打仗；可是現在你瞧，他們都死了！他們都是西班牙最勇敢的戰士，一個個真像不怕死的軍人，現在仰面躺在地上，對着永生的上帝。他們的眼睛如果還能睜開着的話，一定可以看見蒼天。你瞧，凡是跟我的人，都得到這樣不幸的結局。難道說每一個人都是命該如此的嗎？啊，素兒小姐，你還是嫁給公爵嫁給魔鬼，或者嫁給國王，嫁給隨便什麼人，總而言之，一切都比我好得多。你聽我說，我已經沒有一個

朋友再來想到我，現在正是輪到你來丟開我的時候了，因為，我命該孤獨。所以，請你丟開我吧，不要受我的傳染了。請你千萬別把始終不變的愛情，當作一種神聖的職責，我哀求你，丟開我吧。你也許以為我跟旁人一樣，頭腦清楚，向着一一定的目標，按部就班的往前走。啊，你大錯了，請你別再欺騙你自己吧。我是一種不能抵抗的力量，我自己看不見，聽不見，處處受着惡運的支配。我的靈魂是漆黑的，充滿着痛苦。我要上哪兒去？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覺得被那猛烈的氣息和那狂暴命令，催着我，逼着我，我往下掉，往下掉，一直掉下去沒有個完。有時候，我逼住氣，大胆回過頭來向後看一眼，就聽得有個聲音，在喊着，「不准停止！」而我要掉下去的那個深淵，真是深不可測，到了底裏一看，只見鮮紅一片，不知道是火，還是血！在我這條可怕的路上，四周圍的一切東西，都炸了，都死了！我請你，丟開我吧！別再走上我這一條沒命的路了吧。咳，我對你說這番話，完全出於一片好心，沒有絲毫惡意。

素：老天爺哪！

歐：我的魔鬼什麼都幹得出來，可是有一件事情却是辦不到，那就是我的幸福。因為你就是幸福，所以你還是另外去找一個情人吧，因為你並不是爲了我才生下來的。我是一個命

中注定不幸的人，請你千萬別相信上帝忽然會開恩，向我微笑；縱然是笑，也不過是嘲笑罷了。所以你還是去嫁給公爵吧！

素：你傷了我的心，還嫌不夠，一定要把我的心，扯得粉碎嗎？天哪！這末說，你現在不愛我了？

歐：啊，你就是我身上的命！你就是發出紅光的火爐，一切溫暖都是從你那裏來的。親愛的。如果我丟開了你，那你會不會怪我呢？

素：不，我決不怪你。祇是從此我也不想活了！

歐：不想活！爲什麼？爲我嗎？難道說，你居然爲了這末小的一點原因，就想死嗎？

素：（淚如雨下）別說了。（跌坐椅中）

歐：（在她身旁坐下）你哭了，這又是我的罪過！誰來懲罰我呢？因爲我知道，你還是會原諒我的。你那明媚的眼睛裏的光輝，本來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樂，現在我害得你流眼淚，使得你的眼睛因此暗淡無光，我身上的痛苦，誰能說出一半來呢？我的朋友們都死了。啊，我真要發瘋了！請原諒我吧，我真不知道怎麼樣的愛你呢！咳，我的愛情是一種最深刻的愛情。別哭了，還是讓我們一塊兒死吧！我真希望，我能够把全世界獻給

你才好！然而，我是不幸的苦命人！

素：（抱着他的頸子）你是我的獅子，又豪爽，又雄壯。我真愛你！

歐：啊，如果我們能夠爲了熱烈的愛情去死的話，那末這種愛情，就是至美至善。

素：你是我的主人！我愛你，我是屬於你的！

歐：（頭靠在他的肩上）那怕你用尖刀來刺我一下，也該是多麼甜蜜呀！

素：（作懇求狀）你說這種話，不怕上帝來懲罰嗎？

歐：（仍依偎着她）好吧，那末就請上帝來給我們結合吧！我曾經盡力抵抗過，是你叫我這樣屈服了。（兩人互抱，凝目相視，樂而忘形。正在這時，呂古梅自台後門入，見此形狀，僵立門檻，呆若木鷄。）

呂古梅（在門檻上，叉手屹立不動。）這就是我竭誠招待了客人的報答嗎？

素：啊，天哪，公爵！

〔兩人如從夢中驚醒，一齊回頭。〕

呂：（仍屹立不動）我的客人，這就是你給我的報答嗎？好公爵呀，你出去看一看，你的牆，是否很高，你的門，是否關得很嚴，塔上是否已經埋伏好了射手，請你爲了我們觀

自到堡壘周圍去視察一番；趕快到軍械庫裏去，取出盔甲兵器來，六十歲的老人，重新穿上武裝，你給我們出了那許多力，現在你瞧，我們怎麼樣有忠心的來報答你呀！你給我們出了那許多力，而現在我們爲你做出了這種事情來！咳，老天爺哪！我活了六十年了，偶而也碰到一些無法無天的傢伙；我時常從我的劍鞘裏拔出我的寶劍，一路上高舉着劊子手的獵鳥；我曾經看見過刺客，造假錢的人，毒害主人的奸僕；我還看見過臨死不作禱告，不見十字架的人！總而言之，惡漢壞人，我也見了不少，却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大逆不道，敢竟不怕雷打，欺負主人！現在不是因爲我年紀老了，走不動了，而是你這大逆不道的勾當，才使得一個老人停在他的門口，才使得一個不久就要進坟墓裏去的主人，直僵僵的站着像他坟墓前面的石像一樣。摩爾人，卡斯梯爾人哪！請你們告訴我，這個人到底是誰呀？（向着壁上畫像，舉目四顧。）啊，你們這些呂家的歷代祖先，現在一定可以聽到我說的話，請你們原諒我在這裏大發雷霆驚動你們，我說，我招待這個傢伙，真是愚蠢極了。

歐：（起立）公爵——

呂：別說話！（走進大廳，注視畫像。）神聖的死者！我的祖先呀！你們這些英雄，你們覺

得清從天堂裏或是從地獄裏來的人，請你們告訴我，這個人到底是誰？不，這不是歐那尼，他就是謀害耶穌的猶大（2）。啊，請你們說呀，告訴我，這個人到底是誰？（雙手交叉）在你們的一輩子中間，可曾經看見過像他這樣的人嗎？不，一定沒有見過。

歐：我的爵爺——

呂：（仍向畫像）你們瞧見這個喪盡廉恥的壞蛋嗎？他要跟我說話了，但是，你們一定比我更能够看透他的靈魂。啊，你們別聽他的！他是一個無賴，他會說，他早就料到，在我大發雷霆，怒火萬丈的時候，我想做出玷辱門庭的流血仇殺。他會告訴你們，他是一個罪犯，然後，他會說，他是我的客人，也就是你們的客人。我的祖先呀，難道說，我的錯嗎？請你們來評判一下吧。

歐：呂古梅公爵，天地之間，如果曾經有過一個尊貴的額角，偉大的良心，高尚的靈魂，那末，我的爵爺，那就是你的。啊，高貴的主人，只有現在向你說話的這個人，我，是犯了大罪。我犯了大逆不道的罪，無從抵賴。我確實想要搶走你的新娘，做出對不起你的事情。我真無恥極了！我現在還活着，不過我這一條命交給你了。殺了我吧。你把刀上的血跡抹乾淨了，以後永遠不要想起這件事情。

素：公爵！這決不能怪他，你只殺我一個人好了。

歐：素兒小姐，別多嘴。這一段好時光，是屬於我一個人的；我什麼都沒有，只剩下這臨死的一剎那。讓我來向公爵解釋。啊，公爵，請你相信我嘴裏的最後一句話，我賭咒，犯罪的祇是我一個人。可是請你不必着急儘管放心，她是純潔的，這就是了。我，有罪；她，無罪。請你相信她。你拿劍或是拿刀，來殺了我吧。把我的屍首丟到門外去，你認為必要的話，再把地板洗個乾淨。那有什麼關係呢？

素：啊，一切都只好怪我，因為我愛他！

〔呂古梅聽說，全身發抖，用恐怖的目光注視素兒。她連忙跪下。〕

素：請饒恕我！公爵，真的，我愛他！

呂：愛他，你愛他！（向歐那尼）可怕極了！

〔喇叭聲自外傳來。〕

〔僕人上。〕

呂：（向僕人）外邊是什麼聲音？

僕人：爵爺，國王親自來了，帶了全部衛隊，傳令官在吹着喇叭呢。

素：咳，天哪！這是最後一個打擊。國王來了！

僕：（向公爵）國王問起爲什麼要關門，他下命令，要把門打開。

呂：快去迎接聖駕。

〔僕人鞠躬下。〕

素：這一下，他就完了！

〔呂古梅走到左邊最末一張，他自己的畫像面前，手按機括，畫像忽開如門，現在牆中

密室。他向歐那尼。〕

呂：先生，上這兒來吧。

歐：我已經把我的性命，抵押給你了；我隨時都準備把我的性命，交給你。我是你的俘虜。

〔歐那尼入密室。呂古梅又按機括，畫像即回原處，毫無異狀。〕

素：我的公爵，請你饒他一命！

僕：（衆上）聖駕到！

〔素兒小姐忙將面紗遮臉。台後雙門洞開。〕

〔卡洛王穿軍裝上，後隨衛隊，手執戟，火繩鎗，及弩等兵器。卡洛王緩步前進，左手

按劍柄，右手置胸前，怒視公爵，狀極威武。公爵趨至王前，鞠躬。沈靜片刻。衆皆緊張恐怖。國王走近公爵，傲然昂首。」

卡洛王：我的兄弟，今天你的門關得很嚴，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老天都是見證！我一向以爲你的寶劍，早已經長了鏽了，想不到，今天我來拜訪你的時候，你倒很快的把你的寶劍磨得光亮雪白，一齊準備好了。（呂古梅正欲開口，國王態度威嚴，繼續說話。）你要再玩少年人的把戲，現在可不是時候了。難道說，我們是來打劫的嗎？難道我不是卡洛王，因此你要放下鐵閘，掛起吊橋嗎？

呂：（鞠躬）殿下！

卡：（向衛隊）拿鑰匙，守住門。

〔兩衛隊下。其餘衆人，在大廳上，自國王處至門口，排成三行。國王又轉身向呂古梅。〕

卡：啊，你要想叫那些可惡的叛徒，死了再活嗎？哼，你們這些貴族，如果你們裝出這付神氣的話，那我這國王也可要拿出國王的威風，我要派兵馬來剿平這些山頭，在這堡壘的窩裏，把大小貴族，殺得一乾二淨。

呂：（起立，仰面）殿下，呂家歷代都是忠臣。

卡：（打斷他的話）不必花言巧語，老實回答我吧，否則我就要把你堡壘裏的十一個高塔，削成平地！大火都熄滅了，還留着一點火星，強盜都殺死了，強盜頭兒還活着，請問，誰把他私藏起來了？我說，是你！大盜歐那尼，在你這兒；你現在把他窩藏在你的堡壘裏。

呂：殿下，這是真的。

卡：那末，把他的腦袋交出來吧，要不然，你替他，交出你的腦袋。我的兄弟，你明白了嗎？

呂：好吧，就這麼辦。我一定遵命。

〔素兒小姐以手掩面，跌坐椅中。〕

卡：（稍爲緩和）啊，你悔過了。快去把我的俘虜找出來吧。

〔呂古梅雙手交叉，低首沉思。國王和素兒，兩樣心情，却一樣默然注視着他。最後，公爵抬起頭來，走到國王前面，牽他的手，緩步引他至觀衆右側第一張最老的畫像前面。〕

呂：（指示畫像告訴國王）這是我們呂家的第一位開山老祖宗，做過三次羅馬的執政官。

（指着其次畫像）這位就是呂嘉爾，人家叫他作第二個希德。他的屍體現在還保存在吐魯地方，在他的鑲金神龕前面，燈燭輝煌，香火不絕。他曾經救了雷昂地方一百個處女的性命，免得她們去做祭禮上的犧牲品。（又指一像）這是呂伯蘭，因為亂出主意，誤了國王的大事，就自請處分，永遠離開祖國。（又指一像）這是呂克利。想當年在愛斯卡倫打仗的時候，國王桑葦落荒而逃，他頭上插的白羽毛，却是一個致命的目標，他就大喊呂克利保駕。呂克利便把白羽毛插在自己頭上，而把馬讓給了國王。（又指一像）這是呂喬治，他替亞拉崗國王，付了贖金。

卡：（叉手，上下打量着呂古梅。）天哪，呂古梅，你這一套，真叫我莫名其妙！可是，再說下去吧。

呂：現在輪到這位呂希爾。他腰大十圍，身高一丈；他那巨大的盔甲，不合我們的身材。他曾經搶了敵人三百面旗子，打了九次勝仗。他曾經為國王征服了多少地方，後來却居然窮死。殿下，讓我們向他行個敬禮。（他脫帽鞠躬，又走至一畫像前。國王聽着頗不耐煩，怒氣漸盛。）這位是他的兒子，呂吉爾，每一個高貴的人，都記念着他。他生平最

守信用，真是一諾千金，趕得上天公大人所賭的咒。（又指一像）這是呂嘉斯，他是我們這一族裏的光榮，也是孟度西一族的寶貝。殿下，每一家貴族，都和我們呂家常常來往。桑度法那一家怕我們，就和我們通婚。孟里克那一族羨慕我們；拉拉那一族妬忌我們。亞倫卡斯特那一族恨我們。我們超過一切公爵，幾乎比得上國王。

卡：得了，得了！你在開玩笑嗎！

呂：這位是智多星呂法斯，這位是蓋世英雄呂乾門。有一天，他匹馬單鎗，把查梅手下的一百個摩爾人，打得大敗而回。還有這些，我不再一個個的細說了，其中有幾位，實在也都是最偉大的人物。（國王怒不可遏，公爵見狀，便走過許多畫像，直到觀衆左邊最末三張畫像前面。）這位是我的祖父，活了六十歲，爲人正直無私，那怕對於猶太人，也很守信用。（指着末第二張畫像）這張尊貴神聖的畫像，就是我的父親。他的輩份雖然很小，可是人格也很偉大。摩爾人曾經俘虜了他的朋友基龍伯爵，先父便帶了六百個人趕去救他。他下令刻了一個伯爵的石像，在軍隊後面拖着一路走，他曾經對天發誓，除非那伯爵的石像自己轉過身去逃跑，他決不後退。因此，先父就勇往直前，終究救了他的朋友。

卡：我要我的俘虜。

呂：先父是個偉人。請你想想，誰要是看到這屋裏的許多英雄偉人的畫像，應該怎麼說呢！

卡：馬上去把我的俘虜交出來！

〔呂古梅向國王深深鞠躬，牽着國王的手，引至最末一張像前，那便是私藏歐那尼的地方。素兒小姐目光憂慮，注視公爵。衆人皆屏息以待。〕

呂：這是我自己的畫像。可憐我吧，卡洛王！因爲是你，逼着我走到這個地步，誰要是在這裏看到這張畫像，就會這樣說：「呂家世代都是英雄好漢，現在這一位就是呂家的最後一個好子孫，都想不到是一個叛逆，他起先保護他的客人，留在家裏，後來却把那客人的性命出賣了！」

〔素兒小姐大喜。衆皆莫名其妙。國王聽着，爽然若失；憤然離去，半晌不語，嘴唇發抖，目光閃爍。〕

卡：公爵，我討厭你的堡壘，我要把它削成平地。

呂：陛下要取這種報復手段嗎，是不是？

卡：你竟敢這樣胆大妄爲，我就要把你的高塔削成平地，馬上種起麻來。

呂：我甯願眼看着從前我的高塔矗立的地方，長起麻來，却不願在世代清白的呂家姓名上沾着污點。（向諸畫像）請問列位祖先，這話可對嗎？

卡：可是，公爵，你這個腦袋是我們的了，你剛才答應過我的。

呂：我答應過，不是把他的腦袋交出來，就是把我的腦袋交出來。（向諸畫像）請問諸位，可不是這樣嗎？（指他的頭）我給你這個。（向國王）拿去吧。

卡：多謝，公爵；可是，這個不成。我所要的，是一個年青人的腦袋，死了之後，劊子手可以抓住他的頭髮，好把腦袋直丁丁的提起來。至於你的腦袋呢，因爲光禿禿的沒有幾根頭髮，劊子手要抓也無從抓起。

呂：殿下，請你不要污辱我。我這個腦袋，實在十分尊貴，比那強盜的腦袋還有價值。殿下竟這樣看輕我們呂家的腦袋嗎！

卡：把歐那尼交出來！

呂：殿下，我早就說過了。

卡：（向衆衛隊）搜查，上自屋頂，下至地牢，仔細搜查。諒他沒有翅膀，斷難逃我手。

呂：我的破屋跟我一樣忠實；只有它知道我的秘密，我們要好生保守。

卡：我是國王！

呂：殿下，從我的屋裏拆下一塊塊石頭來，祇好堆成我的坟墓吧了，別的什麼都得不到。

卡：我看，威脅，請求，都是白費。趕快把強盜交出來，公爵，要不然哪，我拆了你的堡壘，還要取你的腦袋。

呂：話早說過了，現在我沒有話說。

卡：那末好吧，我本來只想要一個腦袋，現在兩個腦袋一齊要。（向達卡拉公爵）喬治，你給我吧公爵捉起來。

〔素兒小姐揭開面紗，衝至國王公爵及衛隊之間。〕

素：卡洛王，你是一個暴君！

卡：天哪！我現在看見的，就是素兒小姐嗎？

素：殿下，您沒有西班牙人的心腸！

卡：（心中混亂）小姐，你對於國王，未免太不講情面了。（他走近素兒，低聲說道。）我
心上的這一盆火，都是你給扇起來的。一個男人被你的魔力吸引住了以後，不是變成天

使，就要變成魔鬼。啊，我們要是得不到你的歡心的時候，我們馬上就變得非常凶惡了！說不定，是你叫我弄到這個地步的，年青姑娘，我一向都很高貴，不愧爲卡斯梯爾族中的獅子；因爲你厭惡我，才叫我變成一隻老虎。你現在聽到老虎在吼叫了。小姐，請安靜些。（素兒注視他。他鞠躬。）可是，我一定聽你的命令！（轉向公爵）我的兄弟，你不肯馬上交出歐那尼，也許情有可原，我敬重你。你甯可忠於你的客人，而不忠於你的國王。我饒恕你。我想，現在最好還是讓我把你的姪女兒帶去，當作抵押品了。

呂：祇把她帶走？

素：我！

卡：對了，是你。

呂：帶她一個人去！好慈悲的心腸，多慷慨的國王！你饒了我的腦袋，却傷害了我的心！殿下多麼仁慈呀！

卡：你不把歐那尼給我，就得把素兒小姐給我，隨便那一個人，你自己選吧。

呂：你是主人！

〔卡洛王上前，正欲帶走素兒。她繞着公爵逃避。〕

素：救命呀，公爵！（她稍停。旁白。）啊，天哪；可是只有這個辦法。不是我叔叔的命，就是另外一個人的命！甯可犧牲我的命吧。（向國王）我跟你去。

卡：（旁白）我可想到手了。啊，我的公主，你到底軟化了。

〔素兒小姐莊嚴穩重，走到百寶盒前，開盒，取短刀，藏在懷中。卡洛王向她走去，伸出手來，挽她同走。〕

卡：你從那裏拿的什麼東西？

素：啊，沒有拿什麼。

卡：是珠寶嗎？

素：對了。

卡：（微笑）給我瞧一瞧？

素：回頭再給你瞧吧。

〔素兒小姐伸手，國王正要挽着同走。呂古梅本來毫無動靜，俯首沉思，此時便上前幾步，喊道。〕

呂：天哪！素兒小姐！啊，素兒小姐！他是毫無心肝的人呀！救命哪！這些牆壁這些武器，

怎麼不一齊倒下來，把我們大家都壓死呀！（他趨向國王）放了我的孩子吧！啊，國王，我什麼都沒有，只有她這一個了。

卡：（丟開素兒小姐的手）好吧，你把歐那尼交給我。

〔呂古梅低頭，猶豫不決。然後仰望諸畫像，伸出雙手作祈求狀〕。

呂：啊，請你們可憐可憐我吧！

〔他走向歐那尼的藏身處。素兒小姐驚慌注視。他又向着諸畫像〕。

呂：怎麼，你們把臉都隱藏起來了！我的祖宗不許我交出歐那尼。（他蹣跚至自己畫像前，又轉向國王。）你一定要我交出歐那尼嗎？

卡：是的。

〔他伸出一隻手來，抖着去按機括〕。

素：天呀！

呂：不！（向國王跪下）請你大發慈悲，把我捉去吧！

卡：我只要你的姪女！

呂：（起立）那末，把她帶走；保全了我的名譽吧。

卡：（握着素兒小姐的顫抖的手）公爵，再會。

呂：我們後會有期！（他注視着國王挽着素兒小姐徐行。然後他的手摸着短刀。）願上帝保佑你！

（他走至台前氣急敗壞，直立不動，叉手胸前，凝神靜思，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此時，國王引素兒小姐下，衛隊兩人一排，各依官職，魚貫而下。同時，互相竊竊私語。）

呂：（旁白）啊，國王呀，等你歡天喜地走出我的大門的時候，我這顆老忠心，也要從我這流血的胸口跳出來了。（他舉首四顧，室內已無他人。他從牆邊武器架上，取下兩把寶劍，比較一下，放在桌上。然後走到他自己的畫像前，輕按機括，現出密室。）出來！

（歐那尼從密室門口出現。呂古梅指着桌上兩把寶劍。）

呂：你自己來挑選一把吧。國王已經走了，現在輪到你來滿足我的要求了。快點挑選吧。怎麼，你的手發抖了？

歐：決鬥！老公爵，你我兩人，可不能決鬥。

呂：怎麼？你怕嗎？或者是你因為自己不是貴族，所以不敢和我決鬥嗎？沒有關係，凡是傷害我的人，那怕他是魔鬼，我也認爲他很有資格來和我交鋒。

歐：老公爵！

呂：上來吧，小夥子，不是你殺我，就是我殺你！

歐：死，啊，是的！我本來並不願意躲起來的，是你勉強救了我的命，那末我這條命是你的了。請你殺了我吧。

呂：你情願嗎？（向衆畫像）你們瞧，是他自願的。（向歐那尼）那末好了，你作禱告吧。

歐：老公爵，我向你作最後的禱告。

呂：向別的主禱告吧。

歐：不，不，我只向你禱告。殺死我吧，刀也好，劍也好，我都歡迎。不過，老公爵，請你先給我一點至高無上的快樂，允許我，在臨死以前，能見她一面。

呂：見她一面？

歐：要不然，至少請你准我再聽一次她的聲音。這是最後一次聽見她的聲音了！

呂：再聽一次她的聲音？

歐：啊，公爵，我知道你很妬忌。但是死神早已抓住了我，請你原諒我，答應我吧。那怕你儘可以說，不許我見着她的面，可是我還可以聽到她說話的聲音，那末，今晚上我死也

瞑目了。單是聽到她的聲音，我也感激不盡了。可是，如果你准許，在我的靈魂離開軀殼之前，能够從她那明媚光亮的眼睛裏再看一看她的靈魂，那末，我就可以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的去死了。我一定不向她說話。你可以在旁邊監視，老公爵，然後你就把我殺了。

呂：（指着仍然開着的密室）啊，天哪！難道說，這間密室真是一點兒也不通風，他什麼都沒聽見嗎？

歐：我什麼都沒聽見。

呂：國王迫着我，不是交出素兒小姐，就是要交出你。

歐：交給誰？

呂：國王。

歐：啊喲，國王愛她！

呂：怎麼！國王愛她！國王！

歐：他把素兒小姐帶走了！他是我們的情敵呀！

呂：該死的混蛋！來人哪，帶馬來！讓我們快去追那個混蛋！

歐：你聽我說。有仇必報，不用這樣大聲呵叫。我是屬於你的。你有權利來殺死我。可是現在，你的姪女兒被人搶走了，你要不要派我去報這個仇呢？讓我來參加你這一次的報仇吧；請你賜給我這點恩惠，如果必要的話，我情願吻你的腳。讓我們趕快去追那個國王吧。我情願給你出力。我一定替你報仇，然後，我就把我這條抵押給你的命，讓你拿去殺了。

呂：到那時候，你還像現在這樣，情願死嗎？

歐：是的，公爵。

呂：那末，你憑什麼向我賭咒呢？

歐：我父親的腦袋。

呂：你自己不會忘記你賭的咒嗎？

歐：（從腰帶上解下號角，交與呂古梅。）聽着。你把這支號角拿去，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不管在什麼地方，不管在什麼時候，只要你想着，我的死日已經到了，那末，就吹幾聲號角，一切都不用管，我總照辦。

呂：（伸出手來）我們握手為憑！（他們握手。呂古梅向諸畫像）你們都是見證。

註釋

●石柱聖母(Our lady of the Pillar)。『依古傳說，言聖徒詹姆士(James)將至西班牙瞻聖母爲之降福，聖母謂之曰：汝至西班牙擇信徒最盛之城，爲我造一禮拜寺。詹姆士行至薩拉哥薩，日間在城中宣道，晚宿愛勃羅(Ebro)河畔。一夕，聖母在詹姆士前，顯聖於白石柱上，羣仙圍繞在側。聖母即囑其在顯聖處，以聖母名，造一禮拜寺，永久保存其石柱。』

●猶大(Judas)，耶穌十二使徒之一，以三十銀幣，出賣耶穌。詳見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按原文，呂古梅本姓西爾伐，今爲便利讀者與觀衆計，擅改姓呂，故稱呂家云云。再呂古梅之祖先，亦一律姓呂，並且其名縮成二字，以合本國習慣。蓋彼等並非歷史人物，姓甚名誰，無關宏旨，故予變通。又第四幕中，歐那尼之本名爲亞拉崗之簡武安(Don Juan of Aragon)，爲簡便計，僅譯簡武安三字，並以簡爲彼之姓焉。

第 四 幕

〔愛克斯·拉·夏貝爾(1)。坟墓。愛克斯·拉·夏貝爾城，查理曼大帝(2)陵寢，拱形圓頂墓道。龍巴德式巨大拱形建築，後有半圓形立柱，柱頂刻着花鳥。右側，有拱形矮小銅門，通查理曼大帝墓。拱形圓頂上，懸一孤燈，照見銅門上刻有「查理曼大帝」字樣。時在夜間。不能盡見拱形墓道深處，空門石階立柱等物，黑影凌亂，目力不可辨。〕

〔卡洛王，李嘉圖伯爵上，各持一燈，披大衣，戴垂邊帽。〕

李嘉圖：(脫帽)殿下，就在這兒。

卡洛王：好，那末這兒就是反王黨秘密開會的地方；你瞧，我馬上就要把他們一網打盡。

啊，好呀，我的選侯德雷佛爵爺，你幹的好事，竟把這個地方借給反王黨！陰謀鬼計，本來只有在陰森森黑漆漆的坟墓裏，才能够順利進行，而且在坟墓頂上磨刀，倒也很妙。可是，你們這些胆大妄爲的刺客，居然拿腦袋來作賭本，這場輸贏可不小，那末，我們等着瞧吧。天哪，他們選定了坟墓來幹這種事情，倒是不壞，因爲他們如果死的話，就用不着多走路了。（向李嘉圖）請你告訴我，這兒有一條地下道，通到什麼地方呀？

李：通到一座很堅固的碉堡那裏。

卡：我們還用不着那末遠呢。

李：另外一頭，可以通到亞登海修道院。

卡：啊，那就是羅德夫打破洛丹爾的地方。伯爵，關於那反王黨的姓名，以及他們所以要反叛的理由，你再給我說一遍看。

李：第一個是谷泰。

卡：啊，我知道，這位勇敢的公爵，所以要反叛，是因爲他主張只有日爾曼人才有資格去當日耳曼皇帝。

李：第二個是霍亨堡。

卡：我知道。霍亨堡情願跟佛朗西入地獄，不情願跟着我上天堂。

李：第三個是奚龍。

卡：天哪！這個混蛋，他居然敢起來反對他的國王！

李：據說，殿下剛封他做男爵不久，有一晚上，他就看見殿下在他太太的房裏。他爲了他太太的名譽起見，所以要向殿下報仇。

卡：這麼說，他就因此反叛西班牙嗎？還有呢？

李：第四個是亞維拉主教法斯開。

卡：他也是爲了我調戲他的太太，所以懷恨嗎？

李：第五個是奚士曼。他因爲要求勳章沒有到手，所以懷恨在心。

卡：啊，奚士曼嗎！如果他祇是要求一個勳章，那我自然會給他的。

李：第六個是李瑟堡公爵。據說，他的計劃是……

卡：啊，李瑟堡的腦袋太大了。

李：第七個是哈羅，他想要得到亞斯吐迦地方。

卡：那些傢伙！祇不過是叫劊子手多得一份收入吧了。

李：反王黨的姓名，都在這兒了。

卡：照我的算法，還要多呢。你不過說了七個。

李：噢，至於德雷佛和佛朗西所僱用的那些流氓土匪，臣並沒有算在內。

卡：那些傢伙當然都是毫無成見的人，誰有錢就幫誰，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李：可是，臣倒看見，其中有兩個很堅決很倔強的人，都是新加入的。一個是年青人，一個是老年人。

卡：他們叫什麼名字？（李嘉圖聳肩，以示不知。）那末，他們多大年紀？

李：那年青的，大約二十歲。

卡：可惜。還有一個呢？

李：那年老的，至少六十歲。

卡：那一個年紀似乎太輕了，另外一個又太老了，他們可真是活該。我一定要留心——如果必要的話，我就去幫劊子手的忙。我的寶劍磨得飛快，準備去砍那些叛徒的腦袋；如果劊子手的斧頭砍不動了，我就把我的寶劍借給他。如果叛徒太多，斷頭台上的布不夠用

了，那我就把我皇帝的紫袍拚湊上去。你看，我有希望當選日耳曼皇帝嗎？

李：這個時候，選侯會議正在慎重討論呢？

卡：誰知道呢？說不定，他們會選舉佛朗西一世，或者會選舉那位賢人薩克遜公爵。啊，路德，你真有道理，你痛罵這個時代，嘲笑那些假造王權的人，他們所以能够身爲王公貴族，實在並無別的正當權利，只不過因爲他們表面上鍍着金罷了。薩克遜公爵是世襲的，德雷佛大主教，是個浪蕩子！巴拉丁伯爵，是個傻瓜！至於波希米亞國王呢，倒是幫助我的。漢斯的幾位親王，都是小鬼，他們的領土本來不大，而他們的人格更其渺小。年青的都是白癡，年老的都是昏君！你別看多少皇冠，其實，裏面却找不出一個有頭腦的來！這種可笑的低能的選侯會議，我真可以像赫克勒斯（3）一樣，用我的獅子皮搽了就走；而那些君王，一旦脫掉龍袍，他們的頭腦，一定比屈烈波勒的頭腦，還要淺薄呢。李嘉圖，您看到嗎，我只差三票，差了這三票，我就完了。啊，我真情願犧牲卡斯梯爾和法蘭德地方的，吐勒圖，根特和薩拉曼卡三個城市，隨便他們選擇，去換他們的三票。我知道，不要多久，我就可以把那三個城市收回來的。（李嘉圖向卡洛王鞠躬然後戴上帽子。）先生，你怎麼戴上帽子了？

李：殿下剛才對臣說話的時候，既然辱蒙殿下恩寵，尊一聲您，（又鞠躬）那末，臣就認爲，殿下已經封臣作一品大官，西班牙大公了。

卡：（旁白）啊，你這樣子，真是卑鄙可笑。你那渺小的野心，打斷了我這關係重大的沉思。你的小事，擾亂了我的大計。朝廷裏面真是卑鄙醜陋，拚命把那光榮威權塞到國王嘴裏，然後等他吐出來，再把那榮華富貴，去喂給那些饑荒的大小官員。（凝思）祇有上帝，皇帝，還有聖父，是偉大的。至於那些國王公爵，算得什麼？

李：臣相信，他們一定會選舉殿下做皇帝的。

卡：殿下，還是一個殿下！啊，真是倒楣！彷彿我只配做一個西班牙的王，沒有資格做日耳曼皇帝似的。

李：（旁白）哼，不管他是皇帝或是國王，我反正是西班牙大公了。

卡：那末，他們選出了日耳曼皇帝之後，用什麼信號來宣佈當選人的姓名呢？

李：放砲爲號。放一砲，就是薩克遜公爵當選。放兩砲，佛朗西一世當選。放三砲，殿下當選爲日耳曼皇帝。

卡：啊，還有素兒小姐！我真是各方面都不如意。伯爵，如果我運氣好，當選了日耳曼皇

帝，請你就去找她來。說不定，一個皇帝才可以得到她的愛情呢。

李：（微笑）殿下吩咐，一定遵命。

卡：（傲然）這件事情不用多說。我的心思到底怎樣，我自己還沒有揣摸透呢。可是，我先問你，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够知道誰當選了皇帝呢？

李：大約在最近一點鐘以內。

卡：啊，差三票，只差三票！可是，讓我們先把反王黨剿滅了，然後再看日耳曼帝國，究竟落在誰的手裏。（他屈指計算，忽然頓足。）總是差三票！啊，他們佔了優勢。可是，很久以前，柯納留斯早就看到了的；他看見天上有十三個星斗，從北方一直飛到我的星座上去。●日耳曼帝國是我的了，那末，讓我們去取吧！不過，另外又有人說，特里丹姆曾經預言，佛朗西要當日耳曼皇帝。如果我有武力來幫預言的忙，那末，我的前途一定更有把握。星相家的預言，必須要有槍砲齊全，兵馬充足，裝備完善的軍隊作了後盾，才能够完全實現；凡是單靠命運不能成功的時候，那支軍隊就可以出來作開路先鋒，引着命運前進，就像接生婆助產一樣，帶着實現那個預言。那種武力，實在比柯納留斯或是特里丹姆那些星相家，還有價值。誰要是有了武力，就可以說明他的主義，靠着鋒利

的鎗尖他說的話也就更有鋒芒，利用士兵的寶劍，抹平那結結巴巴的命運。他可以隨便創造時勢，好像預言一樣靈驗。那些可憐的傻子！只知道傲慢自大，旁若無人，眼睛直丁丁的望着帝國，嚷着，『這是我的權利！』而不知道還需要兵馬船隻，長鎗大砲；那大砲開起火來，就可以把幾個城市變成砲灰。他們如果要出人頭地，達到目的，就得應用這些武器。呸！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一條通到皇帝的寶座，有一條通到地獄的大門，那些可憐的傻子，走到這個十字路口，就不免躊躇疑惑，徬徨歧途，停止不來，不敢再走上三步，因為走頭無路，左右為難，於是跑去算命卜卦，問一聲該走哪一路的好。（向李嘉圖）我看，反王黨上這兒來開會的時候快到了，你去吧，快把鑰匙給我。

李：（獻鑰於王）殿下，這是查理曼大帝陵墓總管倫堡伯爵交給我的，他總盡力迎合殿下的

意旨。

卡：我吩咐你的話，好生去辦，不得誤事。

李：（鞠躬）殿下，臣馬上就去。

卡：宣佈我當選的信號，是三聲砲嗎？

〔李嘉圖鞠躬下。〕

〔卡洛王叉手低頭，忽發遐想；然後舉首，面向坟墓。〕

卡：請原諒我，查理曼大帝！啊，在這孤寂的陵墓裏！只應該說一些莊重嚴肅的話。我們這些野心家，在您的墓碑上，議論紛紜，沸翻盈天，您一定很是生氣。這裏是查理曼大帝的長眠之地。這幽暗的坟墓，沒有一條裂縫，密不通風，怎麼能够容得下您的遺骸！您是一個創造世界的英雄，具有最偉大的權力，請問，您真是在這個地方長眠嗎？您真能够擺脫一切威權武力，睡在這個地方嗎？啊，想一想當年歐洲的局面，再看一看您改造歐洲的一番功業，真是叫人驚心動魄。那時候，歐洲真像一座大建築，頂上坐着兩位選出的首領，一切世襲得來的國王，都向他們屈服。大小君王，公侯領土，都靠世襲；可是，教皇或是皇帝，却得到人民的信心；從此以後，均勢得以維持，秩序得以安定。穿金衣的選侯，穿紅衣的主教，還有那神聖的雙議會，雖然各據一方，其實不過是表面戲，只有上帝，才真正統治一切。有一天，上帝認為，應該將一種思想，一種要求，傳佈到人間來，發揚光大，混合一切，選賢與能，維繫人心，分疆劃界，立定規模，不怕各國君王越出軌外，或者想法擾亂；結果，有天早晨，各國君王，在帝國議會席上，教皇選舉會場中，忽然看到他們平素最不贊同的那種思想，已經發揚光大起來，在他們的

頭上自由飛舞，手裏捧着地球，額上戴着皇冠。教皇和皇帝，在人世間，真是至高無上，他們心上蘊藏着最大的神秘力，代表上帝的威權；上帝就將各國君王和人民，排成筵席，竭誠款待教皇和皇帝，又請他們坐在轟雷閃電的雲彩下面，將那全世界送給他們一口吞。教皇和皇帝兩人，規劃人世間的一切，彷彿就像農夫耕種他的田地一樣，一切規則權力，都是屬於他們。各國君王，站在門外，嗅那筵席上山珍海味的香氣。他們顛起脚尖，從窗戶向裏瞧，看得垂涎三尺，心上很是難熬。在教皇和皇帝腳下的世間芸芸衆生，一羣羣的站在一級級的梯板上，高矮不等，井然有序。他們兩人規劃就緒，別人不必費心。教皇和皇帝兩人，一個從事解救，一個專門打擊。一個是真理，一個是武力。他們每一個人，本身就是法律。這兩位至尊，平分天下，一個披紫袍，一個穿白衣，當他們走到聖殿的時候，那些眼花繚亂的世間羣衆，看着這上帝的一對雙生子，教皇和皇帝，無不心驚胆戰。皇帝呀！啊，居然這樣偉大！啊，一個人心上充滿着不屈不撓的勇氣，偏生沒有像皇帝一樣的權力，那是怎麼的慘痛呀！啊，睡在這座玫瑰的英雄，真是幸福極了！他是多麼偉大，多麼適合他的時代！教皇和皇帝不是凡人，他們就是兩個羅馬，全靠神秘的姻緣，給人類創造新軀殼新靈魂，重整舊世界，再造新歐洲，他們親手

將那偉大古老衰敗凋零的羅馬帝國，重新創造出一個好模樣來！這是多麼偉大的使命，可是，如今他却睡在這坟墓裏？是否因爲一切還不算偉大，所以弄到這個地步嗎？還要怎樣偉大呢？曾經身爲太子，國王，皇帝，本身就是寶劍，本身就是法律，巨大無比的英雄，脚下踩着日耳曼帝國，論爵位，是凱撒（4），論名字，是查理曼，比起漢尼拔（5）或是亞提拉（6），還要偉大，而且像世界一樣偉大。可是，現在一切都睡在坟墓裏了！努力追求，得到帝國，現在瞧吧，皇帝只剩下一堆黃土白骨！在人世間，轟轟烈烈，你可知道，有朝一日，只留下一塊墓碑！啊，想到這裏，真要叫人瘋狂！生前惟恐自己的姓名不響亮，其實那也不過幾個字母，刻在墓碑上，讓後世兒童去拚讀罷了。你的雄心儘管叫你飛得天樣高，但是，到頭來，四大皆空！啊，帝國呀，權力呀，在我算得什麼！然而，我現在却需要帝國，而且很喜歡它。我聽得一種聲音在告訴我：時候到了，時候到了，現在正是時候。天呀，但願能够這樣就好！立刻登峯造極，惟我獨尊，作一個人間的支柱。坐在頂上，往下一看，只見多少國家，挨次排列，多少國王，等着來抹去腳下的灰塵。國王之下，又有封建貴族，公侯伯爵，主教僧正，各族酋長，士兵雇員，還有各色人等，在那深淵的底下，便是平民百姓，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哭笑叫

喊，鬧成一片。哭喊聲音，驚天動地，到處發出回聲，像喇叭聲音一樣傳到我們的耳邊。啊，你們這些平民老百姓呀！從那教堂的高塔裏走出來的羣衆，似乎在敲着警鐘！（凝思）平民百姓呀，你們是人類的基礎，真是不可思議，在你們寬大的肩膀上，扛着有南北極的巨大金字塔，你們這活的波浪呀，本來竭力追求着太平盛世，却因爲波浪轉，反而破壞了太平景象，使得一切改變原樣，而那至高無上的王位，也像不穩固的矮凳樣，發生動搖。各國君王，看透這種情形，也就不用白費唇舌互相爭辯，便一齊仰望着上蒼！君王居高臨下，看着那些平民百姓。平民百姓真像一片汪洋，投下一塊石頭，便可波動整個海洋。這海洋的力量真大，可以吞沒王位，衝破坟墓。坟墓呀，真像一面鏡子，多少君王對着這面鏡子一照，無不愁眉苦眼，疾首痛心。啊，他們如果細心看一看這人民所形成的大海洋，就可以看見在海洋深處的帝國，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多少偉大的船隻，曾經被這海洋的波浪，打得粉身碎骨，如今連一點踪跡都沒有了！你想要駕馭他，爬到最高峯，可是，你得知道，你不過是一個凡人罷了！如果你當時還沒有頭昏眼花，失却一切知覺的時候，先來看一看這海洋的深淵吧。啊，多少國家君王所堆積成的金字塔，頂上是尖的，本身是動的！誰要是見了這金字塔，便嚇得畏縮縮，裹足

不前，真是嗚呼哀哉！誰會來阻止我？如果我的腳站在顫抖的世界上，站在跳動的地面上，而竟站不穩的話，那末，我怎能希望，有朝一日，雙手捧着地球，身爲皇帝呢？啊，上帝呀，要想做個英雄，真是多麼艱難。當然，如果有這樣一個人，他能够擴大他的靈魂，去迎接那偉大命運的微笑，將那上帝給他的重担一肩挑，那真算得人間少有世上無雙的了。可是我呢！誰來做我的領導，誰來做我的參謀，誰來使得我偉大呢？（雙膝跪在墓前）啊，查理曼大帝呀，我全靠著您！既然是萬事如意的上帝，讓我們兩人面對着面，那末，就請您從這坟墓的深處，賜給我雄偉的力量吧。讓我真正偉大，看清楚各方面的真相。我本來沒有氣魄，不敢用尺度去衡量這世界；請您告訴我，世界不值什麼，只芥子一樣大罷了。請您將巴別（7）高塔指給我看，上至凱撒，下至販夫走卒，都想攀登這座人間的最高塔，凡是爬上去的人，一個個都是得意洋洋，看着那些在底下，忍不住大聲嘲笑。請您教我征服四方的秘訣，統治一切的妙計；再請您告訴我，如果要想成功，恩德好呢，還是威嚴好。聽說，在這孤寂的坟墓裏，一個長眠的巨人，忽然被塵世的喧嘩擾攘，驚醒過來，於是坟墓豁然開朗，從這門裏射出萬丈光芒，請問，這話可是真的？如果確是這樣，那末，皇帝呀，請您告訴我一個人應該怎樣追隨查理曼

大帝之後？啊，請您說吧，因為您那偉大的氣息，可以衝破這座銅門。要不然，就讓我一個人走進您的聖殿。讓我瞻仰您的真面目，千萬不要吹口冷氣，拒人於千里之外。手肘靠着石枕，且讓我們暢談一番。您用那些預言家似的聲音，來告訴我一些叫人聽了臉色發白眼睛含愁的事情。請您說吧，不要讓您這惶恐驚怖的兒子變成盲目，因為您這坟墓裏，到處都充滿着光明。再不然，就讓我拿着尺度，來研究您那莊嚴的面容，像研究地球一樣，因為，巨人呀，在這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比您那一堆白骨還要偉大。您如果沒有精神，就讓您的遺骸來教導我吧。（他將鑰匙開鎖）現在讓我們進去吧。（忽又退縮）啊，上帝呀，如果他真的和我低聲說話，那我可怎麼辦呢？如果他真的在那裏，沒有聲音的走來走去，那末，等我出來的時候，只怕頭髮都一齊白了！可是，不管怎樣，我還是要進去的！（忽聞脚步聲）誰來了？誰敢來打擾我，來打擾這偉大的聖殿？（脚步聲更近）啊，我忘了！原來是謀刺我的反王黨來了！我進去吧。

（他打開幕門，隨即關上。）

〔數人喬裝悄然上，披大衣，戴軍帽。他們互相挽手而行，低聲細語。〕

叛徒甲：（獨他一人，手執手把。）亞德，奧古士丹。

叛徒乙：佩爾。奧古士丹（8）。

甲：聖徒保佑我們。

叛徒丙：死人幫助我們。

甲：上帝保衛我們。

〔暗中有人聲〕

甲：誰呀？

人聲：亞德。奧古士丹。

乙：佩爾。奧古士丹。

〔數叛徒上。脚步聲。〕

甲：（向叛徒丙）瞧！還有人在來呢。

丙：誰呀？

人聲：（遠處）亞德。奧古士丹。

丙：佩爾。奧古士丹。

〔又有數叛徒上，各以手勢相示。〕

甲：好了，現在人都到齊了。谷泰公爵，請你先來報告一下。朋友們，黑暗等着光明。

〔衆叛徒坐在坟墓上，作半圓形。叛徒甲在衆人面前走過一遍，衆人各將燭炬從叛徒甲的火把上點燃，執於手中。叛徒甲退至半圓形中心，坐在一較高的坟墓上，默然不作一語。〕

〔谷泰公爵起立。〕

谷泰：朋友們！西班牙現在這位卡洛王，他母親是個外國人，他居然妄想要作日耳曼帝國的皇帝。

甲：哼，讓他去作棺材裏的鬼吧。

谷：（擲燭於地，並用脚踩。）讓他的腦袋，就象這枝蠟燭一樣。

衆人：活該。

甲：讓他去見鬼。

谷：讓他去死。

衆：殺死他。

哈羅：他的父親是日耳曼人。

李瑟堡：他的母親是西班牙人。

谷：所以，你們瞧吧，他既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日耳曼人。讓他去死吧。

叛徒丁：說不定，這會兒選侯會議就選他作了皇帝呢！

甲：選他！啊，他們決不會選他的！

奚龍：什麼信號？讓我們先把他的腦袋砍掉，皇冠自然也就落下來了。

甲：可是，如果他當真做了皇帝，那就至高無上，只有上帝自己的手，才能够殺死他了。

谷：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只有在做皇帝以前，先送了他的命。

甲：他決不會當選的。

衆：他得不到帝國的。

甲：送他歸天，需要多少人手？

衆：一個人就夠了。

甲：刺他的心，需要刺幾下子？

衆：一下子就夠了。

甲：那末，誰去動手？

衆：我們大家，我們大家一齊動手。

甲：受苦的人現在可變成了叛逆的人了。他們要選他做皇帝，我們來做牧師送他的終吧。至於誰去動手，我們還是抽籤決定。

〔衆叛徒各在記事本下寫下自己姓名，扯下一頁，捻成紙團，投入墓上瓶中。〕

甲：現在，讓我們來禱告吧。（衆人跪下）啊，誰要是當選了去做刺客，那末願他信仰上帝；像羅馬人一樣的去殺，像希伯萊人一樣的去死；像車輪像燒紅的鉗子一樣勇往直前，見着炮烙，斷頭，分屍，各種刑具，非但不怕，還能一笑置之；讓他聽天由命的去殺，去死。（他從瓶中取出一個紙團。）

衆：誰的名字？

甲：（低聲）歐那尼？

歐：（從衆人中走出來）我抽到了，是的，抽到了！你的命可在我的手裏！我多久就追着你要報仇的！

呂：（從衆人中走出來，將歐那尼拉到一旁。）啊！你快把這權利讓給我吧。

歐：那怕要我的命，我也決不讓給你。啊，公爵，請你不要搶走我這一番好運氣吧，我得到

這好運氣，一輩子還是第一次呢。

呂：我知道，你是一個窮光蛋！如果你肯把殺死國王的權利讓給我的話，那末，我就把田地房產，三百村莊裏的十萬奴隸，一齊送給你。

歐：不，不成。

谷：老先生，你的膀子沒有力氣，一刀砍下去，沒有他來得準。

呂：呸！如果我的膀子沒有力氣，可是我的靈魂，力氣大得很呢。你別以為劍鞘上長了鏽，裏面的寶劍也就不中用了。（向歐那尼）你是屬於我的。

歐：不錯，我的命是屬於你的；可是，他的命却是屬於我的。

呂：（從腰帶上解下號角）我把素兒小姐給你，我把這支號角還你。

歐：（顫抖）這是什麼一種生活呀！他把我抵押給他的性命，還有素兒小姐，一齊交還給我了！不，我只想報仇，我要給我父親報仇，再說，也許這是天意。

呂：我把素兒小姐和這支號角，一齊交還給你！

歐：不要！

呂：小夥子，考慮一下。

歐：啊，公爵，國王已經到了我的手，請你不要來搶了。

呂：你先搶走了我這種快樂，我可真要咒你，罵你。

甲：（向歐那尼）啊，兄弟，趁他們還沒有選舉出來，令晚上你就去看守着卡洛王。

歐：只管放心，我知道怎樣去殺他。

甲：儘管犯着弑君之罪，上帝却一定來保佑你的。啊，各位伯爵男爵，讓我們來對誓吧，萬一他失敗了，沒有殺死國王，那末我們就輪流去幹，不等卡洛王死，決不罷休。

衆：（拔劍）我們來對誓吧。

谷：（向叛徒甲）兄弟，我們怎麼樣對誓呢？

甲：（手執劍鋒，舉至頭上。）憑劍對誓。

衆：（舉劍）我們對誓，馬上送他的終。

〔忽聞遠處砲響。衆皆寂然無聲。坟墓銅門半開，卡洛王立在門檻上。兩聲砲響，三聲砲響。卡洛王開門，兀立不動，但未前進。〕

卡洛王：皇帝在此，聽到你們各位先生，忽然退回去了。（燭光頓時全滅。靜寂無聲。卡洛王在黑暗中走前一步。衆叛徒默然不動，黑影模糊，幾不可辨。）沉靜的黑夜。一羣從

黑暗里跳出來的人，現在又攢到黑暗裏去了！你們以爲這個情景不過是一場夢，以爲你們吹滅了火，我就會把你們當作坐在坟墓上的石像嗎？哼，諸位石像，你們剛才在這兒激昂慷慨，高談闊論，現在怎麼不抬起頭來？你們知道嗎，你們的皇帝查理五世卡洛王在此。殺呀！拿出勇氣來，走上一步呀。可是不成，你們不敢。我剛才吹了一口氣，就把你們那血紅的火炬，給吹熄了；現在，你們不妨把那猶豫不決的眼睛，轉過來看一看，要是我一口氣吹熄了那些火炬，我却也能够點起更多的燈來。

〔他將鐵鑰匙敲着銅門。他敲第二下時，只見地下道中，光芒四射，衆士兵執火把戴盔甲上，亞卡拉公爵馬蹄亞侯爵等爲前導。〕

卡：上來吧，我的老鷹！這兒有一窩小鳥，等着你們來捉呢。（向衆叛徒）瞧，我可以點起燈來，照耀得如同白晝。（向衆士兵）快動手呀，他們是罪無可赦。

歐那尼：（注視士兵）啊，奇怪！我先以爲他是查理曼大帝呢，祇有他才那樣偉大，却想不到，不過是查理五世卡洛王罷了。

卡：（向亞卡拉公爵）來，西班牙陸軍大將，（向馬蹄亞侯爵）西班牙海軍大將，繳他們的械。

〔衆叛徒被圍，解除武裝。〕

李嘉圖；（匆上，鞠躬至地。）陛下萬歲，萬萬歲。

卡：我封你做內廷大法官。

李；（再鞠躬）有兩位選侯，代表選侯會議，特起來向陛下慶賀。

卡；請他們進來。（私向李嘉圖）還有素兒小姐，也請他進來。

〔李嘉圖鞠躬下。〕

〔波希米亞國王，巴伐里亞公爵，披金衣，戴高冠，在火炬光裏，喇叭聲中，簇擁而上。隨從多名，日耳曼諸貴族大臣，手捧帝國大旗，上有一雙頭鷹，中爲西班牙國徽。士兵列成兩行，而選侯從中間趨至皇帝前，鞠躬至地。皇帝免冠爲禮。〕

巴伐里亞公爵；查理陛下，神聖羅馬皇帝，陛下已經得到帝國，陛下這個寶座，多少君王總是求之不得！選侯會議，最初本來決定選舉薩克遜公爵，但是他自量德薄能鮮，不如陛下，所以自願讓位。現在請陛下去接受皇冠，接受地球。陛下已經得到神聖帝國，陛下，佩着寶劍，披着紫袍，真是偉大極了！

卡：等我回去的時候，再向選侯會議致謝。現在，我的兩位弟兄，巴伐里亞公爵，波希米亞

國王，先請回吧，我隨後一個人去。

波希米亞國王；查理陛下，我們兩家，原是世交，我的祖先敬愛陛下的祖先，我的父親和陛下的父親又是知己好友。陛下這麼年青，就有福星高照！啊，查理陛下，在陛下的多少弟兄輩中，讓我來做一個領袖，陛下答應我嗎？我永遠不能忘記，陛下小的時候，我就認識的。

卡：啊，波希米亞國王，你言之過甚了。〔他伸出手來，波希米亞國王巴伐里亞公爵先後吻他的手，然後深深鞠躬。〕兩位請吧

〔兩選侯及衆隨從下。〕

羣衆：皇帝陛下萬歲，萬萬歲。

卡：（旁白）幸虧萬事如意，我總算得到帝國了，那位賢人薩克遜公爵自願放棄，我就做了皇帝了。

〔李嘉圖引素兒小姐上〕

素：這麼些兵！皇帝陛下！歐那尼！天哪，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

歐：啊，素兒小姐！

呂：（向歐那尼）她竟沒有看見我。

〔素兒小姐趨向歐那尼，歐那尼現輕蔑狀，素兒小姐後退。〕

歐：小姐！

素：（從懷中取出短刀）他的刀還在這兒呢！

歐：（抱她在懷中）我最親愛的！

卡：大家別做聲。（向衆叛徒）你們心術不正，我現在要給世界上立一個教訓。喂，拉拉，谷泰，現在你們打算怎麼樣？我命令你們說出來。

歐：先生，這件事情，再也簡單不過了，我可以一句話告訴你。我們要來宣佈你的死刑，寫在伯沙撒王（9）的牆壁上。（他取出短刀來揮舞着）真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卡：別說話。（向呂古梅）你，呂古梅，居然也是一個叛徒！

呂：先生，不知道我們兩人中間，到底誰是叛徒呢？

歐：（向衆叛徒）我們的腦袋，還有那帝國，凡是他想要的，他現在都到手了。（向皇帝）國王的藍袍，穿在你的身上很不方便，倒是皇帝的紫袍，更要合式，因為縱然有了血跡

跡，也顯不出來。

卡：（向呂古梅）這是死罪。呂古梅，想一想，你是大逆不道！

呂：有什麼樣的國王，就有什麼樣的大臣。

卡：（向亞卡拉公爵），給我先把那些所謂貴族，一齊捉住，至於其餘的且不管！

〔呂古梅，李瑞堡公爵，谷泰公爵，哈羅，拉拉，奚龍，霍亨堡男爵等，離開衆人，亞卡拉公爵即令士兵守衛。其餘衆人，仍在原處，歐那尼亦在其中。〕

素：（旁白）啊，他有救了！

歐：（離開衆人，上前。）我要求，把我也算在內。（向卡洛王）事情既然到了這個地步，你要執行王法，而我這無名小卒歐那尼，因為並無一官半職，你便不屑加以處分，生怕污辱了你的寶劍，彷彿只有貴人才有被殺的資格似的，既然這樣，我却不得不起來反對。其實，那位給你權力給你寶座的上帝，也同樣叫我生長名門，世代都是公侯將相。我就是簡武安公爵，我的父親被你的父親殺害，我在流離顛沛中生長出來，到處飄零，所以我們兩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既然上天叫我投胎的時候，原是一位公爵，而後來却變成了一個綠林好漢，既然我在高山上在流水中磨煉我的寶劍，終歸無用，那也是天意，

不必多說了。（他戴帽。向衆叛徒。）現在，讓我們這些西班牙大公戴上帽子。（他們

一齊戴帽。他向卡洛王。）啊，國王，在你面前，我們有戴了帽子上斷頭台的權利。（

向那被包圍的貴族）呂古梅，哈羅，拉拉，諸位貴族，給我簡武安留出一點地方來。你們諸位公爵伯爵，給我留出一個位置來。（向朝臣和衛兵）喂，國王，劊子手，衛兵，我就是簡武安。如果你們的斷頭台太小的話，趕快去做新的來。（他走進貴族羣中）

素：天哪！

卡：我早把這段事情給忘記了。

歐：可是，那些流血的人，却永遠牢記在心。一個做壞事的人，儘可以毫無心肝，把那件壞事忘記乾淨，可是一個受傷的人，心上永遠不會安寧，總是想起那件壞事來。

卡：既然我的祖先，殺死了你的祖先，那末，我是我祖先的後代，我就來擔當這個名聲吧！

素：（向皇帝跪下）啊，陛下開恩，饒了他吧。請您大發慈悲，饒了他吧；要不然，我求

您，把我們一起殺了吧。因為他是我的情人，他是我的未婚夫！如果沒有了他，我也不能活了。啊，陛下開恩，把我們兩人一起殺了吧！啊，陛下，我發抖了，我拉住你那神聖的膝蓋不放。我愛他，他是屬於我的！陛下，就像帝國是屬於您的一樣。請可憐可憐

我吧！（卡洛王兀然不動，凝視着她。）啊，您這樣專心致志，在想些什麼？

卡：得了，起來吧，公爵夫人：（向歐那尼）你另外一個名字叫做簡武安嗎？

歐：誰這樣說的，是國王嗎？

卡：不，是皇帝這樣說的。

素：噯呀，老天爺哪！

卡：（指着素兒）簡武安公爵，這就是你的公爵夫人！

歐：（眼望着天，抱素兒在懷中。）老天爺呀！

卡：（向呂古梅）我的兄弟，我知道你很重貴族的身份；不過，據我看來，你們呂簡兩家通婚，真算是門當戶對了。

呂：（怨毒）這不是門當戶對的問題。

歐：（仍抱素兒在懷，用戀愛的目光注視她。）我的仇恨，從此煙消雲散。（擲短刀於地）

呂：（注視他們，旁白。）我要不要把我的真情實話，洩露出來呢？啊，不！我的悲哀，我

那愚蠢的愛情，只會叫大家對我憐憫罷了。西班牙的老公爵呀，讓一股無名火，在你心裏燃燒吧，你不聲不響的暗地裏悲傷吧。那怕心要碎了，千萬別喊出來。因為，大家反

而要取笑你呢。

素：（仍在歐那尼懷中）我的公爵！

歐：我一心一意的愛你！

素：啊，多幸福呀！

卡：（手按胸口。旁白。）快抑制你自己這一顆熱烈的心吧。讓你一向所信仰的更高貴的思想，再來支配着你吧。從此以後，你的愛情要寄托在日耳曼和法蘭德上，帝國就是你的情人！（注視國旗）西班牙。皇帝就像雙頭鷹一樣，在他心上，只有一個國徽。

歐：陛下真是凱撒。

卡：簡武安，你是貴族子弟，你的靈魂，很是高貴。（指素兒）就是她，也很高貴。公爵，跪下。

（歐那尼跪下。卡洛王解其金羊章，繫在歐那尼頸上。）

卡：我賜給你這領章。（他舉劍在歐那尼肩上，輕擊三下。）你要忠君愛國，因為我已封你做爵士了。（他將歐那尼扶起，抱之。）你還有一個更溫柔更美麗的領章，是別的貴族所沒有的，那就是你所愛的女人的雙手臂。你得到了幸福，我得到了帝國。（向衆叛

徒)先生們，我不再追究你們的姓名了。忿怒，仇恨，我也一筆勾消。去吧，去吧，我饒恕你們！這是我給世界上立的一個好教訓。

衆叛徒：承蒙陛下開恩，功德無量！

呂：(向卡洛王)那末，祇有我一個人是悲哀的了！

卡：我呢？

呂：可是，我不像陛下那樣寬宏大量，能够饒恕人家！

歐：這一番神妙莫測的變化，全靠誰的功德呢？

羣衆(貴族，士兵，叛徒)：查理五世萬歲，日耳曼萬歲！

卡：(向着坟墓)查理曼大帝萬歲！現在請大家退下，讓我們兩人在這兒吧。

(衆下。卡洛王俯首向墓。)

卡：查理曼大帝，您對我還滿意嗎？國王的小氣派，我是不是已經擺脫乾淨？做了皇帝，我是不是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能不能配得上做一個羅馬皇帝？我是不是有權利掌握全世界的命運？想當年，您曾經率領大軍，打敗汪達爾族，屍骨遍野，瓦礫成堆，我現在是不是脚步穩，能够安然走上那一條路？我的蠟燭，能不能借着你的火炬，點亮發光？這

坟墓裏發出的聲音，我聽明白沒有？啊，在這帝國之前，在這威脅着叛變着騷擾着的大世界之前，一個人茫然若失！征討丹麥，酬謝教皇，對付威尼斯，蘇利曼，佛朗西，路德，還有在暗地裏閃爍發亮的短刀，陷阱，刑具，還有數不清的敵人，多少國王見了就覺害怕的平民百姓，凡是這些，都是急待解決，刻不緩容。我向您求教：該從那裏着手？您回答我說：兒呀，全靠寬宏大量！

註 釋

(一)愛克斯·拉·夏貝爾 (Aix-la-Chapelle)，普通稱亞琛 (Aachen)，惟法人向用此名。昔為普魯士之州，又為該州首邑。中古之時，查理曼建都於此。

(二)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亦稱查理大帝。生於西元七六八年，死於八四一年。法蘭王丕平 (Pepin) 之子。在位四十六年，出征凡五十三次，大啓版圖；武功文治，盛及一時。教皇李奧 (Leo) 三世，奉以金冠，為西羅馬皇帝。

(三)赫克勒斯 (Hercules)，希臘神話 (四) 中之勇士，為主神宙斯 (Zeus) 假冒安非

屈力昂 (Amphitryon) 與其妻亞爾克密娜 (Alcmena) 所生之子。宙斯之妻希拉 (Hera) 妬亞爾克密娜而及其子，曾使二蛇往吞赫克勒斯；時彼尚在襁褓中，即以雙手殺二蛇。其後屢建奇功，勇冠一時。一再降伏妖魔猛獸，立有「十二大功」(Twelve La hours of Hercules)。

(四) 凱撒 (Caesar)，初爲羅馬之家族名，以凱撒大帝 (Caius Julius Caesar) 而顯貴於世，其後皇族中人，皆冠以凱撒二字。西元一三八年，哈德里安 (Hadrian) 死後，遂以凱撒二字爲即位皇帝之尊稱，相傳至今。按德皇 (Kaiser) 與俄皇 (Tsar) 之稱，皆凱撒二字之別名也。

(五) 漢尼拔 (Hannibal)，生於西元前二四七年，死於西元前一三八年。迦太基名將，屢敗羅馬軍。

(六) 亞底拉 (Attila)，死於西元四五三年。匈牙利王，曾率大軍侵入西羅馬帝國，統治三大王國，三十餘公爵之地，威震一時。

(七) 巴別 (Babel)，示拿 (Shinar) 地方之高塔，塔頂可以通天。詳見聖經舊約創世紀第十一章。

(八)亞德·奧古士丹 (Ad Augusta)。佩爾·奧古士丹 (Per Augusta)。按 Per Augusta \Ad Augusta 爲拉丁成語，英文譯爲 Through difficulties to Things worthy of Honor。意即苦盡甘來；排除萬難而達顯貴。在此劇中，則爲反王黨之祕密口號，半語，以防奸僞之假冒也。

(九)伯沙撒王 (Belshazzar) 爲尼布中尼撒王之子，巴比倫最末一位國王。當其設筵款待大臣時，忽見粉牆上有一手指作書。後請但以理 (Daniel) 解讀之，乃滅亡之預兆也。詳見聖經舊約但以理書第五章。

Handwritten not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a reference,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第五幕

〔薩拉哥薩。簡武安公爵邸中的平台。台後有階，可通花園。平台左右各有一門。台後有一欄干，圍以雙排摩爾式空門，從門中及門上，可以望見府邸花園，在黑影中的噴泉，樹木燈火以及照耀通明的府邸中的峨特式與阿刺伯式的空門。時在夜間。遠遠可聞喇叭之聲。諸賓客或戴面具，或穿化妝舞衣，或聚或散，往來平台。台前一羣青年貴族，手持面具，高聲談笑。〕

〔桑鷲伯爵，馬諦亞侯爵，李嘉圖伯爵，佛朗西哥伯爵及迦西亞伯爵上。〕

迦西亞：恭祝新娘，多福多壽。

馬諦亞：（走上平台）全薩拉哥薩的人，幾乎萬巷人空，爭看新娘。

迦：真是盛況空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歡樂溫柔的洞房花燭夜，這樣年青美貌的一對新郎新娘。

馬：皇帝真是仁慈！

桑：侯爵，想當初，有一天黑夜裏，我們跟着他去搗美人兒的時候，誰會想到有現在這個結果呢？

李嘉圖：（搶着說道）那天我也在場。（向衆人）聽我來說。三個情人，一個是應該上斷頭台的強盜，一個是公爵，一個是國王，三人同愛一個女人，同時包圍着她。三人一齊進攻，結果誰得勝了呢？却原來是強盜。

佛朗西哥：這有什麼稀奇，戀愛和運氣，到處都像假骰子的賭博一樣。贏的總是流氓。

李：我的運氣，倒是因爲靠着別人的戀愛，才紅起來的。我起先得到一個伯爵，後來得到西班牙大公，現在又是內廷大法官。我在不知覺之間，倒是一帆風順，官運亨通。

桑：先生，你的祕訣，無非是一股勁兒的去纏住國王吧了。

李：我的功勞可不小，應該得到這種報酬。

迦：你不過碰巧兒檢便宜罷了。

馬：說起來，那位老公爵怎麼樣了？他預先買好了棺材沒有？

桑：侯爵，別這樣取笑他！他生性驕傲；而且他確是真愛素兒小姐。六十年功夫，他的頭髮不過變得灰白；却不料一天功夫，就叫他的頭髮一下變成雪白的了。

迦：聽說，他不在薩拉哥薩了。

桑：怎麼？你要他把棺材抬到新房裏來嗎？

佛：皇帝現在怎麼樣了？

桑：皇帝很不高興，因為路德惹他生氣。

李：路德！這個傢伙，值得耽心害怕嗎？祇要派四個大兵去，我馬上就可以結果他的命！

馬：蘇主曼也叫他心煩！

迦：什麼路德，蘇主曼，管他是魔鬼，或是天神，關我什麼事？我祇曉得，女人最漂亮，假面跳舞會頂有趣，我說了多少瘋瘋癲癲的話！

桑：你現在看清楚了人生大事了。

李：迦西亞的話，一點兒也不錯。每逢到了喜慶的日子，我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每次戴上假面，我總覺得我就換了一付頭腦了。

桑：（私向馬諦亞）可惜不能每天都有喜事！

佛：這兩邊都是他們的新房嗎？

迦：（點頭）一會兒工夫，他們就要來了。

佛：當真嗎？

迦：一定的！

佛：好極了。新娘真可愛！

李：皇帝真偉大！饒恕了大強盜歐那尼，還給他戴上金羊章！而且還准他結婚！哼，皇帝如果聽了我的話，那位強盜早已一命嗚呼，躺在荒草地上，而這位小姐也就陪伴着皇帝，睡在御寢宮裏了。

桑：（私向馬諦亞）我恨不得拔出劍來，戮死這個傢伙！這傢伙名爲伯爵，其實一肚子草包。

李：（走近）你們在這裏說些什麼？

馬：（私向桑）伯爵，不要吵架！（向李嘉圖）他正在背佩特亞克（二），獻給他情人的

一首十四行詩呢。

迦：喂，各位先生注意，在這許多鮮花，這許多美人，這五顏六色的衣服中間，却有一個像
僵屍一樣的人，全身穿着黑色舞衣，直僵僵的靠着欄干，在這一團喜氣之中，他彷彿是
個黑色斑點，你們看見沒有？

李：是呀，真奇怪！

迦：那個人是誰呀？

李：看身材，看神氣，像是海軍大將普朗西哥。

佛：啊，不是他。

迦：他還戴着面具，沒有取下來呢。

佛：那用不着說；一定是蘇馬公爵，故意裝出奇形怪狀，惹大家注意罷了。沒有什麼奇怪。

李：不對，蘇馬公爵才跟我說話來着。

迦：這麼說，這個黑假面人到底是誰呢？瞧，他來了。

〔黑假面人上，緩步走過平台後部。衆皆回首注視，絕未引起他的注意。〕

桑：僵屍走道兒，就像這個樣子。

迦：（走近黑假面人）最尊貴的面具！（黑假面人止步轉身。迦西亞驚退。）天哪，各位先

生，我看見他的眼睛裏冒着火光！

桑：如果他是魔鬼的話，他會找到一個他想談話的人。（走近黑假面人，黑假面人仍直立不動。）喂，魔鬼！請問您是從地獄裏來的嗎？

黑假面人：我並不是從地獄來的，我要到地獄裏去。

〔黑假面人緩步走向欄干，下階而去。衆目送之，現恐怖不愉狀。〕

馬：聽他的聲音，就像是從棺材裏出來的。

迦：在別處或許叫人害怕，可是在化妝跳舞會裏，不過惹得我們好笑罷了。

桑：這真是惡作劇！

迦：如果當真是魔王來看我們跳舞，還等着我們跳到地獄裏去的話，那末我們就來跳吧！

桑：這當然是誰在開頑笑。

馬：到底是誰，我們明天就知道了。

桑：（向馬諦亞）請你看一看，他現在怎麼樣了？

馬：（走近欄干）他走下台階了。沒有什麼。

桑：他真會開頑笑。（沉思）真是奇怪。

迦：（向着當面走過的貴婦）侯爵夫人，我來陪你跳舞好嗎？（他向貴婦鞠躬，伸出手來。）
貴婦：先生，你可知道，如果我跟你跳舞的話，我的丈夫要跟我算賬的啊。

迦：這麼說，我們就更應該跳舞了。他高興算賬，他喜歡算賬。那末，好了，讓他去算他的賬，我們來跳我們的舞。

〔貴婦伸手。兩人同下。〕

桑：（沉思）實在是怪！

馬：瞧，新娘新郎來了！大家別作聲！

〔歐那尼與素兒攜手。素兒小姐穿華美禮服。歐那尼穿黑絲絨衣，頸懸金羊章。後隨貴人貴婦，及一羣假面人，扈從而行。兩持戟士，穿華麗制服，殿後；四僕役爲先驅。衆賓客紛紛讓路，並俟新夫婦過時，鞠躬爲禮。喇叭聲起。〕

歐：（還禮）多謝各位朋友！

李：（趨前鞠躬）托大人的福，我們都很快樂。

佛：（注視素兒）天哪，新娘真像一位活天仙！

馬：新娘真是幸福！

桑：（向馬諦亞）不早了，我們走罷。

〔衆賓客向新夫婦鞠躬告辭，或由門或由階下。〕

歐：（答禮）再會！

桑：（留在最後，握手。）祝您幸福！

〔桑攜下。歐那尼與素兒二人留在台上。人聲漸遠，終而寂然。在下一場面中，喇叭聲漸微，燈燭光漸暗，終而絕滅。靜悄悄，夜沉沉。〕

素：他們可走了。

歐：（欲抱她於懷）我親愛的！

素：（稍向後退）不早了罷？我彷彿覺得夜深了。

歐：我親愛的天使呀，我們別離的時候，時光走得真慢，可是等到我歡聚的時候，時光却又飛跑了。

素：這種聲音，聽得真叫人厭煩。這種熱鬧歡樂，反而只會消滅幸福，公爵，您說是不是？歐：親愛的，您說得對，因為幸福是很莊重很嚴肅的，只在忠實的心上刻下很深的印象；至於歡樂熱鬧，想給幸福添上花花朶朶，其實，反而只會嚇倒幸福罷了。因為幸福的微

笑，總是帶着眼淚，並不單是歡樂。

素：可是，您眼睛裏的微笑，却像陽光一樣。（歐那尼欲引她入洞房）啊，再待一會兒吧。

歐：我是您的奴隸，如果您願意，那末我們就待一會兒吧。凡是您所做的事情，每一樣都是好的。如果您要我笑，要我唱歌的話，我一定遵命。叫那火山別冒出火焰，閉住火山口，在那邊上長出鮮花和青草來吧。

素：您待我太好了，我親愛的歐那尼呀！

歐：小姐，歐那尼是誰的名字？我哀求你，別再提起這個名字了吧！你把我心上早已忘了的事情，又都勾引起來了。我知道，歐那尼這個人，實在是個惡夢，他的眼睛閃爍，像是刀光劍影，他是一個罪犯，出沒黑夜荒山之中，滿身寫着報仇兩個大字。他是一個不幸的人，到處受着咒罵。我並不認識大家叫他做歐那尼的這個人。至於我呢，却只知道愛那鳥語花香，田園風景，還有那夜鶯的歌唱。我就是簡武安公爵，素兒小姐的丈夫，我是一個幸福的人！

素：我也很幸福！

歐：我已經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了。那些被我扔在門外邊的破爛東西，現在跟我有什麼關係

呢！你瞧吧，我回到我這滿目荒涼的公爵府裏來，一位保佑我的天神坐在門檻上等着我，我走進來扶起倒在地上的石柱，點起火來，打開窗戶，拔掉滿院子的青草；在我覺得，所有一切，都是快樂，迷戀，愛情。他們又把高塔，碉堡，羽冠，還有卡斯梯爾會議席上的座位，一齊還給了我。最後來了一位低着頭紅着臉的素兒小姐。讓他們離開我們，讓一切都給忘掉吧。往事烟消雲散，我要重新開始我的生活。聰明也罷，瘋狂也罷，我都不管，我有了你，我愛了你，我就够了。你就是我一切的快樂！

素：金羊領章掛在黑絲絨上，多好看呀！

歐：這個領章以前是掛在國王頸子上的，想你早已看見過了。

素：我沒有留心。掛在別人身上，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再說，那是因為掛在絲絨上或是掛在綾羅上，才好看的嗎？不是的，公爵，那是因為掛在您的頸子上，才這樣好看呢。公爵，你真是又驕傲，又高貴。（歐那尼又欲引她進門）啊，再待一會兒吧，只待一會兒工夫！你沒有看見，我快樂得要流眼淚了嗎？來，看這幽美的夜景。（她走向欄干）我的公爵，只待一會兒，來換幾口氣，來瞧一瞧這夜景吧。一切都休息了，火炬滅了，音樂停了。只剩下良夜陪伴着我們。十全十美，真是幸福極了！你沒有想到，在這萬籟無

聲，一切沉沉酣睡的時候，大自然半睡半醒的，睜開慈愛的眼睛在看着我們嗎？天上萬里無雲。現在一切都像我們一樣在休息了。來吧，我們兩人一塊兒來呼吸着玫瑰花香的空氣吧。瞧，現在燈火也看不見了，聲音也聽不到了。靜悄悄，夜沉沉。剛才你跟我說話的時候，月亮正從天邊升起來了；她那顫抖的銀光，和你那親愛的聲音，一齊打到我心坎上。啊，我親愛的，我真快樂極了，却又安靜極了！在那時候，我彷彿真情願去死！

歐：啊，誰要是聽到了你這種美妙的聲音，怎麼會忘掉人間的一切呢！你說的，像是天堂裏的仙樂，不帶一點人間煙火味兒，聽你說話，彷彿像在夏天傍晚，一葉輕舟，順流而下，眼看着兩岸樹林中百花怒放，我的心裏就被牽引着到你的幻想中去了！

素：這情景，太沉靜了，太安甯了。你說，這會兒你難道不想看見一顆明星，從天空裏放光來，或是聽到溫柔甜蜜的夜晚的聲音，突然唱起歌來嗎？

歐：（微笑）好任性的孩子；你剛從歌聲裏燈光裏逃出來呢，又想要了。

素：啊，對了，跳舞會！可是，我情願聽那田野裏的鳥聲，在池塘旁邊在黑影中間的夜鶯歌聲，還有那遠處傳來一陣悠揚的笛聲。美妙的音樂，將那神明的和諧共鳴，灌注到靈魂

裏去，彷彿天堂裏的合唱一樣，喚起心上的千萬種聲音！真是迷人極了！（忽聞陰暗中
有號角聲）我的禱告，竟得到了上天的感應。

歐：（旁白，顫抖。）哎，好苦命哪！

素：一位天神體會了我的意思。那一定是保佑你的那位天神。

歐：（悽然）是的，是保佑我的那位天神！（旁白）號角又響了！

素：（微笑）簡武安公爵，我聽得出那是你的號角。

歐：是嗎？

素：這號角在吹着夜曲，是你分了半個身子去嗎？

歐：分了半個身子，是你說的。

素：啊，我真討厭跳舞會！我甯願聽這從樹林裏發出來的號角聲音！因為這是你
的號角，以就像你的聲音一樣。

〔號角聲又起〕

歐：（旁白）這是老虎在呼嘯，要吃人呢！

素：簡武安公爵，這音樂，叫我聽了滿心快樂！

歐：（起立，現恐怖狀。）叫我歐那尼吧，就叫我這個名字吧。因為我還沒有擺脫掉這個不吉利的名字呢！

素：（顫抖）你怎麼啦？

歐：那個老頭兒！

素：啊，天哪，瞧你的臉色！你有什麼不好過嗎？

歐：那個老頭兒在黑暗裏向我笑呢！難道你沒有看見嗎？

素：啊，你有點神經恍惚了！那個老頭兒是誰呀？

歐：那個老頭兒！

素：我跪着哀求，請你告訴我，你到底有什麼心事，叫你這樣痛苦嗎？

歐：我會經向他發過誓了！

素：發誓！

（她很驚惶的注視着他的行動。他突然止步，手緊按着額角。）

歐：（旁白）我說了什麼來着？啊，我不應該讓她知道。（大聲）我……沒有什麼。我剛才說了什麼了？

素：你剛才說……

歐：不，不，我剛才覺得有點不大好過。可是不要緊，你別怕。

素：你要什麼嗎？只管吩咐就是，我是你的僕人。

〔號角聲又起〕

歐：（旁白）啊，他在討命了，他來要他的抵押品了！我曾經向他許過誓的！（摸他的劍）不在這兒。那就沒有辦法了！噯！……

素：你不舒服得很嗎？

歐：那是一個舊傷疤，我先以為是治好了的，却不道現在又裂開口了。（旁白）我一定得想法叫她走開。（大聲）我最親愛的，你聽我說；我有一口小箱子，我從前隨時帶在身邊的……

素：啊，我知道你那口箱子。你要怎麼樣，你說吧。

歐：小箱子裏有一瓶丹藥，可以止痛。你給我去拿來吧！

素：我就去。

〔素兒自洞房門下〕

歐：（獨白）那末，我的幸福，就應該這樣完結了嗎！瞧吧，那凶神的手指已經在牆壁上寫下我的死刑了！我那悲慘的命運，還在跟我開頑笑呢。（他凝思幻想，作癱瘓狀。後忽突然轉身。）怎麼？一點兒聲音都沒有呀！只怕是我聽錯了！

〔黑舞衣假面人出現於欄干旁。歐那尼止步，僵如化石。〕

黑假面人：『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不管在什麼地方，不管在什麼時候，只要你想着，我的死日已經到了，那末，就吹幾聲號角，一切都不用管，我總照辦。』這一番話，有死人作為見證。現在照辦了沒有呀？

歐：（低聲）原來是他！

黑：我特地到你府上來告訴你，你的死日已經到了。現在是我向你討命的時候。我看你似乎很躊躇。

歐：好吧，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你要把我怎麼樣呢？

黑：吃毒藥或是用刀殺，隨便你自己挑選吧。兩樣我都帶着有。我們馬上要永別了！

歐：好吧！

黑：我們要先做禱告嗎？

歐：那有什麼關係？

黑：那末，你挑哪一樣呢？

歐：毒藥。

黑：那末，伸出手來。（他將小瓶給歐那尼；歐那尼伸手取瓶，臉色變白。）現在喝吧。我希望趕快了事。

〔歐那尼舉瓶至唇，驚而退縮。〕

歐：啊，請你大發慈悲，高抬貴手，等到明天再來吧！如果你還有一點心肝靈魂，如果你不是從刀山地獄裏逃走出來的惡鬼，如果你不是萬劫不復的妖魔，如果上帝並沒有在你的額角上寫下『永不超生』四個大字，啊，如果你會經營到一點戀愛的那種幸福，二十歲青年娶一個所愛的女人的那種快樂，如果你會經營到一點把你的情人抱在懷裏的那種滋味，那末，我求你，等到明天吧。等到明天再來！

黑：你又不是三歲小孩兒，倒開這種頑笑來！明天！哼，今天早上，已經敲了喪鐘了！今天晚上我就要死了，請問，我死了之後，誰來要你的命呢？我不情願孤另另的一個人走到坟墓裏去，小夥子，我一定要你來作個伴兒！

歐：那末，我不聽你的。你這魔鬼，我要救我自己，我決不服從你！

黑：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你很好，可是你還記得，你憑着什麼爵誓的？憑着一件無關緊要的東西，憑着你父親的頭！哼，你居然可以隨隨便便忘掉了。年青人爵誓，本來不算一回事。

歐：我的父親！啊，父親呀！我神經錯亂了！

黑：啊，沒有什麼，不過是個不講信義，違背誓言的叛徒罷了！

歐：公爵！

黑：那末好了，既然西班牙貴族子弟拿爵誓開頑笑，我也沒有什麼話可說，再會了。

〔他舉足欲行〕

歐：不要走！

黑：那末……：

歐：啊，你這沒有心肝的老頭兒！（舉瓶）剛要走到天堂門口，就這樣縮回來了嗎？

〔素兒小姐上，沒有看到直立於台後欄干旁的黑假面人。〕

素：我沒有找到你那口小箱子。

歐：（旁白）啊，老天爺哪，她來了！早不來遲不來，就在這會兒來了！

素：我一進來，他怎麼怕得這個樣子，他聽到我的聲音，就嚇得全身發抖！你手裏拿的什麼東西？你想些什麼可怕的念頭？你手裏拿的，到底是什麼？回答我呀！（黑假面人走上前來，她認出他即呂古梅，驚呼。）那一定是毒藥！

歐：啊，老天爺哪！

素：（向歐那尼）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情嗎？這樣恐怖，這樣神祕！簡武安公爵，你欺騙了我了！

歐：啊，我本來想瞞過你的；現在給你說了吧。上回公爵救我性命的時候，我就把我的性命許給他了。我該的這一筆債，一定要還清。

素：你是我的人，並不是他的人。你曾經跟我山盟海誓，那末，你跟別人訂的誓，就一概不能成立。（向呂古梅）公爵，我的愛情給我力量，我一定要得保護他，反抗你，反抗全世界。

呂古梅：（不動聲色）如果你能反抗訂過的誓，那末你儘管來保護他好了。

素：訂的什麼誓？

歐：是的，我誓過誓了。

素：不，不，那一點也沒有關係。那是一種罪惡，瘋狂的慘無人道的行爲。不，不成，萬萬不成。

呂：公爵，喝吧。

〔歐那尼作喝毒藥狀。素兒連忙阻止。〕

歐：這是沒有辦法的。讓我喝吧，素兒小姐。我曾經向公爵，向我父在天之靈誓過誓了！

素：（向呂古梅）你如果要奪走我所愛的人，還不如到母老虎那里去搶走小老虎的好！你不知道我素兒小姐是個什麼樣的人？多少年來，我一向憐憫你，看着你年紀老了，我就做個孝順姪女，又胆小又純潔，可是現在你瞧，我的眼睛流出憤怒的眼淚來了。（她從懷中拔出刀來）你瞧我這把短刀吧！你這個老昏君！瞧我這眼睛里閃出一股殺氣，你難道不怕這亮晃晃的鋼刀嗎？呂古梅公爵，留心一點！我是呂家的姑娘，叔父，你且聽着！如果我還算得呂家的姑娘的話，要是你想傷害我的丈夫，那你可得不着什麼好處！（她將短刀擲在地上，跪在公爵面前。）我現在跪在你的面前！請你可憐可憐我們兩人吧。唉，公爵，我不過是一個弱女子，我的勇氣，還沒有拿出來就消失掉了，我的心

腸，最容易變軟。現在我跪着向你哀求，請你可憐我們兩人吧！

呂：素兒小姐！

素：啊，饒恕了我們吧！你知道，我們西班牙人，心上越是悲哀，說話越是激烈！叔父呀，請你大發慈悲，因為你如果害他，就等於殺死我呀！請你可憐可憐我們吧，我真是說不出的愛他！

呂：（憂鬱）你太愛他了！

歐：你哭了！

素：我親愛的，不成，萬萬不成，我決不讓你死！（向呂古梅）今天你開了恩，我一樣的愛你！

呂：你要我跟在他的後面，檢一點贖下來的你的愛情，或者說是你的友誼，甚至比友誼更冷淡的一種感情，哼！你以為這樣就能滿足我心上的渴望嗎？（指着歐那尼）他一個人獨佔了你。而我呢，不過得到一點仁慈的憐憫吧了！請問，我要這樣一種愛情幹嗎？真是氣死人了！他獨自得到了你的心，你的愛情，他做了你的主宰，趁他高興，允許你向我看一兩眼，像打發叫化子似的；你如果想對我說一句可憐我的話，那也得由他來給你規

定，該說哪幾個字，多了就不行，而他心上還要咒罵我這饑得要死的叫化子，逼着他不得不把喝乾了的酒杯里賸下的一滴兩滴，賞給我喝。啊，這簡直是莫大恥辱，開玩笑罷了！不，我們還是了掉吧。喝呀！

歐：我曾經答應了他，我得守信。

呂：喝吧。

〔歐那尼舉瓶欲飲；素兒小姐抱住他的手臂。〕

素：不忙。且請兩位先聽我說。

呂：坟墓的門已經開了，我不能再等了。

素：祇要等一會兒，我的叔父，我的丈夫！呀，你們兩人都太殘酷！我向你們要求的是什麼？祇要你們等一會兒工夫！我向你們要求的，不過如此而已！讓一個可憐的女人說出她心上的話，啊，讓我說吧……

呂：我不能再等了！

素：我的公爵，你那樣子真叫我嚇得發抖！那末，我有什麼事情做錯了嗎？

歐：他作的罪孽，在撕他的心，在挖他的肉呢。

素：（仍抱歐那尼的臂）你該知道，我有多少話要跟你说呢。

呂：（向歐那尼）喝吧，喝吧，你非死不可！

素：（仍抱歐那尼的臂）既然一切的話都說乾淨了，那末，你就去喝你的吧。（她搶下那小瓶）現在，可在我的手里了！（她舉起小瓶，以示歐那尼與老公爵。）

呂：我的對手，既然兩個都是婦道人家，那末，簡武安公爵，我只得到別處去找男子漢大丈夫了！你曾經憑着你的祖先，跟我訂了一個嚴重的誓。我現在就去找你的父親，憑着死人來講理。再會。

〔呂古梅將行，歐那尼止之。〕

歐：公爵，不要走。（向素兒）唉，現在我倒要哀求你了！難道你願意我變成一個不講信義，而且不管我到什麼地方去，額角上總是寫着「叛逆」兩個大字嗎？請你可憐我，把那毒藥還給我吧。憑着我們的愛情，憑着我們永生的靈魂，我向你哀求。：

素：（悽然）你一定要嗎？（她飲毒藥）還有一半，你拿去喝吧。

呂：（旁白）那末，這毒藥是給她預備的嗎！

素：（以半空之瓶還歐那尼）我叫你拿去吧。

歐：（向呂古梅）你這該死的老頭兒，你瞧見沒有？

素：不要爲我難受，你的一份，我給你留下了。

歐：（取瓶）啊，天哪！

素：你決不會像這樣的給我留下一份。你沒有妻子一樣誠心。你不像我們呂家姑娘一樣知道怎樣去愛！可是我現在已經先喝了，放心吧。你如果願意喝的話，那末就喝吧。

歐：苦命的人，你知道你幹了什麼事嗎？

素：那是你要這樣的。

歐：你知道，這就是可怕的死呀！

素：不，不，怎麼會死呢？

歐：這迷魂藥，領你到坟墓里去？

素：今晚上，我們難道不應該睡在一塊兒嗎？那末，管它睡在什麼樣的床上呢？

歐：那末，我的父親呀，我先忘掉你了，現在你來向我報仇了！（他飲毒藥）

素：（投入歐那尼懷中）天哪，這痛得真是古怪！啊，你快把那毒藥扔掉吧！我的神智，已經昏迷了。別喝了！唉，我的簡武安，這藥真厲害，喝了下去，像是一條毒蛇，有一千

個牙齒，在咬你的心。我真是痛得說不出來！你知道，這是什麼？這是一股火呀！別喝了！太痛苦了呀！

歐：（向呂古梅）你真是毫無半點心肝！你難道不能夠給她預備另外一種藥嗎？（一飲而盡，擲瓶於地。）

素：你幹了什麼？

歐：我幹了你自己所幹的事。

素：到我的懷抱里來吧，我親愛的。（兩人並肩而坐）你很難過嗎？

歐：不，一點也不。

素：這就是我們的結婚儀式！不過，就一個新娘來說，我未免太蒼白了吧，你說不是嗎？

歐：啊，天哪！

呂：惡運圓滿了！

歐：我眼看着她受苦，真比要我的命還難過！

素：請你放心。我好些了。我們現在張開翅膀，向着更光明的地方飛去。讓我們比翼雙飛，到那極樂世界去吧。給我一個吻，給我一個吻吧。

〔兩人擁抱〕

呂：啊，我痛苦極了！

歐：（聲音微弱）啊，托天之福，我這一輩子，雖然後面有魔鬼，前面有深坑，可是等到臨了，我在這崎嶇的人生旅途上走不動的時候，反而讓我的嘴唇靠著你的手臂，安安穩穩的睡了。

呂：他們多麼幸福呀！

歐：（聲音漸微）來，來，素兒小姐，一切都黑了。你不覺得難受嗎？

素：（聲音同樣微弱）不，一點也不。

歐：你沒有看見在黑影中的火光嗎？

素：還沒有看見呢。

歐：（嘆息）你瞧：（倒地）

呂：（抬起頭來，旋又垂下。）他死了！

素：（不信，站起半個身子。）啊，不，我們是在睡覺。他睡着了。你看見的這個人，就是我的丈夫。我們彼此相愛。我們就這樣睡了。這兒就是我們的洞房。（聲音更弱）我求

你別叫醒他，公爵，因為他累了。（她將歐那尼的臉轉過來）親愛的，臉向着我。這樣，我們就更親近，更密切了……（她亦倒地）

呂：死了？啊，現在該我入地獄了！（他自殺）

註釋

- （一）佩特亞克（Francesco Petrarck 1304-1374），意大利詩人，文藝復興先驅。一三二七年至亞維農（Avignon），得識奧地伯·得·諾維斯（Audibert de Noves）之女，休士·得·塞德伯爵（Count Hughes de Sade）之妻勞拉（Laura），一往情深，乃作情詩以自解。其最著名者有 *Remi Rime in Vita e Morte di Madonna Laura* 爲千古絕唱。

譯後記

歐

那

尼

175

雨果所作「歐那尼」一劇，一八三〇年於巴黎演出，推倒新古典派之勢力，奠定浪漫運動之基礎，其在戲劇史上之重要性，蓋已盡人皆知。此劇舊有東亞病夫曾孟樸氏譯本，真美善書店出版；不意時隔廿載，竟成孤本。余在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擔任「劇本選讀」課時，因校中無此珍藏，乃取柯士蘭夫人（Mrs. Newton Crosland Dramatic Works of Victor Hugo Little Braun & Co., 1909）英譯作爲教本，先後講授兩遍；但以學生英文程度較低，講解殊覺費力；然而此劇佈局之詭譎，熱情之奔放，文辭之優美，使讀者無不悠然而神往。

去年寒假，枯坐無聊；乃應諸生之請，重譯此劇，且爲便於演出，悉將詩體改成語體。譯事將竣，忽接蓉城友人寄來曾氏譯本，數載訪求，一朝如願，其欣喜之狀，誠非筆墨可形容者。曾氏於二十年前立志選譯「羣俄戲劇全集」，厥功至偉；譯文古樸典雅，別具一番神韻。惟戲劇既爲演出而作，則其對話不必力事古雅，務求便於上口爲主，且曾氏譯文，每有

上下語氣不符，難以索解者；而按諸柯士蘭夫人英譯，尤多刪節出入之處。曾氏所根據者爲法文原作，自不應就英譯以論其得失；然柯士蘭夫人譯本，美國早有定評，馬修士教授（Brander Mathews）及劇評家克拉克（Barrett H. Clark）均極推崇，並載於其所編選之『歐洲戲劇名家選集』（Chief European Dramatists）及『世界名劇選』（World Drama）中。余誠不敏，何敢唐突前賢；惟因曾氏譯本，一以流傳不廣，一以稍嫌艱深，故覺仍有重譯必要，乃不自知其謙陋，以就正於邦人君子之前。劇中人名地方，爲方便計，悉從曾譯，而注釋中亦有一二條取自曾譯者，謹此聲明致謝。

譯者於江安 三十四年六月



1947